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58, No. 1033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CBETA 掃瞄辨識

No. 1033

華嚴原人論合解卷上

唐圭峯蘭若沙門 宗密 論

元長安開元寺沙門 圓覺 解

明 寨雲居士 楊嘉祚 刪合

清 東甫居士 錢伊菴 真益居士 陳熙願 同校

清 六不居士 顧蓮善 重刊

華嚴原人論序

論題標華嚴者。以是此論之所宗。下五教中。一乘顯性。即此經故。原者。推究其本之謂也。欲窮究人之本始。故曰原人。問曰。佛教常言眾生通五趣者。何故此論但標原人。答曰。論主約人是我同類。故序云。我今得此人身而不自知。又六道中。其餘五趣。苦樂不均。不堪脩行。故偏勸人。裴相國原覺序云。生靈之所以往來者。六道也。鬼神沉幽愁之苦。鳥獸懷獠狘之悲。脩羅方曠。諸天正樂。可以整心慮。趣菩提。唯人道為能耳。三世諸佛。皆於人中成佛。蓋為此也。知人之原。則四聖六凡。類可知矣。論。謂評議。假立問答。研究深旨。故名曰論。

萬靈蠢蠢。皆有其本。

萬靈者。羽毛鱗介昆蟲之屬。蠢。動也。舉昆蟲以該胎卵濕化也。皆有其本者。本即因緣。瑜伽釋眾生云。思業為因。殼胎濕染為緣。有五蘊生。圓覺云。若諸世界。一切種性。卵生。胎生。濕生。化生。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。當知輪迴。愛為根本。又俱舍頌云。倒心趣欲境。濕化染香處。楞嚴云。卵唯想生。胎因情有。濕以合感。化以離應。金剛論云。依殼而生曰卵。動類也。含藏而出曰胎。欲類也。假潤而興稱濕。濕以合感。趣類也。不由父母。但自想合。無而忽有曰化。化以離應。假類也。化亦自想。懸想勝處。情愛彼境。即便化生。故云離應。故知眾生之類。無問巨細。皆以愛染而為其本耳。此舉有情以例人也。

萬物芸芸。各歸其根。

萬物者。百穀草木之類。芸芸者。繁茂之狀。物各有根。方得枝葉茂盛。此舉無情以例人也。

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。況三才中之最靈。而無本源乎。

無根本。那有枝末。是昆蟲草木。尚有因緣。況三才中。唯人最靈。豈無本乎。三才者。天地人也。才。謂才能。謂天有運動之才。地有生成之才。人有鑒慮之才。

且知人者智。自知者明。

知人為末。自知為本。下文顯真源處。了性同佛。是為智明。以本該末。亦無遺矣。

我今稟得人身。而不自知所從來。曷能知他世所趣乎。

我者。五蘊假我也。稟得者。有所稟受而得此身也。所從來者。即前世所稟。依內教說。即過去業惑。展轉乃至本覺真如。是也。他世。即後世也。趣。謂趣向。謂捨此身已。當生何道。天耶。獄耶。或升。或墜。既不知身所從來。又焉知死所趣向乎。

曷能知天下古今人事乎。

天下。橫約處也。古今。豎約時也。人事至蹟。略如風俗美惡。禮樂成壞。刑政得失之類。是也。知身所從來。及他世所趣。即前自知之事。天下古今人事。即前知人之事。蓋原身為本。天下古今為末。先本後末。則不失其序矣。若於自身而不知究。乃欲知天下古今人事。其安能乎。

故數十年中。學無常師。博考內外。以原自身。原之不已。果得其本。

無常師者。書曰。德無常師。主善為師。善無常主。協于克一。清涼云。益我為友。人皆友焉。亦具此意。博。謂廣博。考。謂考究。內則佛教宗說之旨。外則儒老百氏之書。其志在於窮究自身之本也。原之不已。故得其本。故論主圓覺疏序云。髻專魯教。冠討竺墳。禪遇南宗。教逢斯典。又云。行詣百城。坐探羣籍。此其事也。

然今習儒道者。祇知近則乃祖乃父。傳體相續。受得此身。遠則混沌一氣。剖為陰陽之二。二生天地人三。三生萬物。萬物與人。皆氣為本。

此下別敘諸宗。先敘外教也儒。即儒教。孔子為主。道。即道教。老子為主。二家之意。皆以氣為初始。漸有人及萬物。故近則謂祖傳父。父傳子。子續父。父續祖。受得此身。遠則謂天地之前。惟一元氣。混然不分。故曰混沌。剖。謂剖判。混沌既分之後。陽氣輕清。故上升。陰氣重濁。故下沉。升者為天。沉者為地。二氣和合。人生其中。是為三才。從此漸有萬物。道經云。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一者。冲氣也。言道動出冲和妙氣。於生物之理未足。又生陽氣。陽氣不能獨生。又生陰氣。積冲氣之一。故云一生二。積陽氣之二。故云二生三。陰陽含孕。冲氣調和。然後萬物阜成。故曰三生萬物。又周易云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兩儀生四象。四象生八卦。八卦定吉凶。吉凶生大業。又鉤命訣云。易有五太。一曰太易。氣象未分也。二曰太初。元氣萌也。三曰太始。形之端也。四曰太素。形變有質也。五曰太極。形質已具也。從此漸生天地萬物。論中雙合二家之意為文。

習佛法者。但云近則前生造業。隨業受報。得此人身。遠則業又從惑。展轉乃至阿賴耶識。為身根本。

此敘內教也。雖總言佛法。意乃別指權小。近即人天教。遠則下一句。小教。阿賴耶識。即法相教。於此三中。前不兼後。後必兼前。云乃至者。謂惑又從執而起。然惑與執。各有二種。惑二種者。一煩惱障。二所知障。執二種者。一我執。二法執。謂五蘊等從眾緣生本無實性。眾生不了。計以為實。名曰法執。由執法故。於諸理事世出世法。不能通達。名所知障。此五蘊中。法尚叵得。況主宰者。眾生於中。妄計實我。名為我執。由執我故。煩惱障生。塵勞競興。業報不息。由此輪轉。苦果無窮。而二乘人。但除我執煩惱障。未斷法執所知障。菩薩雙斷二執二障。然此二執二障。於阿賴耶識。皆有種子。從種生現。起惑造業。推窮其本。則自賴耶。故云乃至。

皆謂已窮其理。而實未也。

如上內外教所說。皆是聖人權漸之談。非究竟了義之旨。恐人執滯。故總非之。意在責人。非斥法也。

然孔老釋迦。皆是至聖。隨時應物。設教殊途。內外相資。共利羣庶。

恐有難云。如前所說元氣陰陽業惑識變。皆是孔老釋迦至聖所說。何得非之。故今通云。孔老之時。此方人根未熟。尚未堪聞因果之說。況佛性了義之談。故孔老先以仁義道德而漸誘之。且指元氣陰陽為本。西方佛出世。四十年前。人根未熟。未堪聞於佛性了義之旨。是故大覺且隨三乘五性之機。說業識變等。至四十年後。方說一乘。故法華經云。久默斯要。不務速說。皆顯隨時應物也。言殊途者。謂殊異路途。即指前所說元氣業惑等。立教不同。故曰殊途。言內外相資等者。謂雖設教不同。然亦互相資藉。佛教藉儒老為誘物之始。儒老藉佛教為成物之終。故曰共利羣庶也。

策勤萬行。明因果始終。推究萬法。彰生起本末。雖皆聖意。而有權有實。

又恐難云。三教聖人利物之心既同。則應三教皆可原人。何故此中偏宗佛教。故復答云。利物之心。三聖雖同。權實之用。三聖則異。儒道一向是權。佛教兼通權實。今取實教了義。故偏宗佛耳。策勤萬行者。行門之多。不但說施戒等。至於四諦。緣生。十善。五戒。四禪。八定。儒老五常。道德等。皆在其中也。因果始終。惟明佛教。脩因為始。感果為終也。萬法生起本末。亦通三教而言。儒道以氣為本。釋教以業惑八識真如為本。隨宗不同。末則可知矣。雖皆聖意者。縱辭也。而有權有實者。奪辭也。

二教惟權。佛兼權實。

權。謂權假。亦曰權宜。稱錘曰權。言能酌量輕重。以喻聖人方便分別事宜。隨器授道也。實者。果之核。取其堅也。亦確乎不可拔之謂也。然則二教之權。與佛教之權。可聞得乎。答曰。冥顯有異。二教之權。即冥權也。佛教之權。乃顯權也。何以言之。明教大師云。權也者。有顯權。有冥權。顯權則為淺教。為小道。冥權則為異道。為他教。淺教如法相破相。小道如二乘人天。是佛隨宜之說。故曰顯權。冥權

者。無方妙用。潛興密應。或為異道之師。以化正彼類。或為他教之主。用他教法以利於世。如華嚴經云。或持牛狗及鹿戒。或著壞衣奉事火等。

策萬行。懲惡勸善。同歸於治。則三教皆可遵行。

欲奪先縱。以顯權教之用也。儒教三綱五常。老氏保雌守弱。釋教三學六度。莫不皆使人策修萬行。止惡興善而已。為教不同。同歸於治也。所歸既同。遵行皆可。是故依儒教。則為成德之君子。遵老氏。則為清靜之真人。稟釋教。則出三惡而往人天。乃至究竟證三乘而圓二果者矣。

推萬法。窮理盡性。至於本源。則佛教方為決了。

前縱此奪。以顯實教之用也。前言三教皆可遵行者但順聖人隨宜益物。治已成之人身。非欲窮究所以成人之原本。欲窮其本。則非了義教莫能盡之。言推萬法窮理盡性者。推。謂尋其本致。窮。謂極其根源。盡。謂竭其蘊底。萬法。即色心等世出世法。然窮理盡性。語出周易。彼繫辭云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雖借彼文。取意則異。理。謂道理。真理。性。謂法性。心性。不取天賦。故不言命。謂真如一法。橫對諸事。曰理廣也。豎貫一法。曰性深也。然在無情。曰法性。在有情。曰心性。亦曰佛性。亦名本覺。亦曰如來藏。即下顯性教中所說真性是也。謂色心等法。從緣而生。無實自性。全是真如隨緣所成。故此萬法。皆以真如而為本源。故論主圓覺疏序云。萬法虛偽。緣會而生。生法本無。一切唯識。識如幻夢。但是一心。心寂而知。目之圓覺。此推萬法至本源之謂也。唯識亦云。此諸法勝義。亦即是真如。常如其性故。即諸法實性。亦此義也。言至於本源者。非離真性之外。別有本源。但約教詮淺深之異。故有至不至爾。起信云。心真如者。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所謂心性不生不滅。乃至云唯是一心。故名真如。又云。摩訶衍者。總說有二種。一者法。二者義。所言法者。謂眾生心。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。依於此心。顯示摩訶衍義。華嚴經云。云何說諸蘊。諸蘊有何性。蘊性不可滅。是故說無生。分別此諸蘊。其性本空寂。空故不可滅。此是無生義。眾生既如是。諸佛亦復然。佛及諸佛法。是性無所有。則知不生不滅真如妙性。實諸法之本源矣。非一乘了義。何以臻此。言決了者。謂決定了義。亦決斷顯了也。

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。就師佛者。仍迷實義。故於天地人物。不能原之至源。

此先顯餘宗未了。為造論之緣由也。學士。通指習三教者。各執一宗。謂習儒者。唯執天命。習老者。唯執自然等。更不復博究圓暢也。師佛者。即別指內宗習權教人。或執業惑。或執識變。不信一乘實教。設談佛性。定揀闡提。縱說真如。但云不變。有所未悟。故曰仍迷。其猶眾盲摸象。豈識象之全軀。坐井觀天。寧見天之無際。前就學人所知。以顯教之權實。今約學人所執。為造論之發端。

余今還依內外教理。推窮萬法。

依內外教理。則見解圓融。而無偏局之弊。與未嘗讀佛書而輒議佛者。相去遠矣。

。初從淺至深。於習權教者。斥滯令通。而極其本。後依了教。顯示展轉生起之義。會偏令圓。而至於末。

從淺至深者。即指論初二門斥迷執偏淺也。於中前前淺而後後深。斥滯令通者。即破執情而顯圓解也。極其本者。指第三門顯真源也。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者。即第四門中用顯性了義。會前所執。同一真理也。

文有四篇。名原人也。

總結論名。前序論竟。四篇者。一斥迷執。二斥偏淺。三直顯真源。四會通本末。

。一斥迷執(習儒道者)。

斥者。排擯義。迷。謂惑而不悟。執。謂固守不移。

儒道二教。說人畜等類。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。

此下顯二宗之大同也。道經云。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。獨立而不改。周行而不殆。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。強名曰道。又彼經云。道生之。德畜之。物形之。勢成之。皆言虛無大道。生成養育之功用也。

謂道法自然。生於元氣。元氣生天地。天地生萬物。

就二宗推明生起次序也。謂者。二宗意旨也。道法自然。語出道經。彼云。人法地。地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即上文虛無大道也。自然者。妙本之性。性非造作。故曰自然。道者。妙本之用。道與自然。體用之稱。與上文有別。順文言法。非謂道法倣於自然也。又彼經云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今云生於元氣。即彼道生一也。元氣生天地。即彼一生二。二生三也。天地生萬物。即彼三生萬物也。前敘中混沌。即儒者之說。此言大道。即老氏之意。前後互舉。顯二宗之大同也。

故智愚貴賤。貧富苦樂。皆稟於天。由於時命。

人中品類不同。言皆稟於天。由於時命者。儒宗多云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又云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。

故死後卻歸天地。復其虛無。

前約從本起末。此約原始反終。天地者。儒宗所歸。虛無者。老氏所復。道經云。夫物芸芸。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。靜曰復命。言萬物既稟天地元氣而生。如草木依根而得榮茂。死則復其本始。如草木凋落。精脈還其本根。是復其所稟之性命也。從天地生。復歸天地者。如邵子云。上天生我。上天死我。一聽於天。有何不可。此之謂也。

然外教宗旨。但在乎依身立行。不在究竟身之原由。

外教。即指儒道。謂佛法之外也。儒宗五常百行。老氏保雌守弱。皆以修飾其身耳。不言此身因何而有。何故得為人。何故為畜等。縱說原由。不過大道元氣而已。所說萬物。不論象外。

象。謂物之形象。天地皆象內也。今世教所談。至大者。不過天地而已。而人畜萬物。皆在天地之中。故其所論。不出天地之外。莊子云。六合之外。聖人存而不論也。則知天地之外。孔老非實不知。但以世人智淺。未足與議。論語云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況象外乎。

雖指大道為本。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。

恐有問言。儒道二宗。亦說大道元氣等生成萬物。則是大道元氣。即是身本。那言不究原由耶。故今釋云。元氣天命父母等。但是生身之具。而非即是身本。譬如孩穉見母籠甑取餅啖之。便知是餅籠甑所成。後來索餅。即指籠甑。豈知籠甑但是成餅之具。豈是餅之所本哉。今元氣天地等。籠甑之謂也。執為身本。孩穉之見而已。而不備明云云者。正顯二宗所迷也。順逆起滅者。謂內教所說十二因緣。迷則從無明起行。輾轉乃至有生老死。即順生死起動。而成流轉也。悟則從老死逆觀。乃至無明。遂起智斷無明。由無明滅。故行滅。乃至生老死滅。即登聖果。此明逆生死而還滅也。此十二支通大小乘。義門繁廣。非略可盡。言染淨因緣者。有二。一約小乘。其說又二。一者。如前十二有支。由無明緣行。乃至生緣老死。是染因緣。由無明滅行滅。乃至老死滅。是淨因緣。二者。約苦集滅道四諦。謂苦集是世間因果。滅道是出世間因果。由造集諦因。感苦諦果。名染因緣。由厭苦故。起道諦智。斷彼集因。苦果不生。證滅諦理。名淨因緣。故淨名云。從癡有愛。則我病生。眾生病愈。我病亦愈。二約大乘。亦二。一約法相宗。謂藏識法爾包攝三乘及三性名言種子。而一切眾生有無不同。若有三乘種子者。遇緣熏習。脩行斷障。當得三乘聖果。名淨因緣。(此且三乘總說應別明之)若無三乘種子。但有有漏三性等種。即造三種業(福非福。不動)三界流轉。名染因緣。二約法性宗。真妄和合。成黎耶識。若迷之時。染法(即前妄也)有力。淨法(即前真也)無力。向緣下轉。沉輪三界。名染因緣。悟時淨法有力。染法無力。背緣上轉。成四聖位。(佛。菩薩。緣覺。聲聞)名淨因緣。廣如下引。此等法義。外教豈知。況能備明。

故習者不如是權。執之為了。

孔老所說。但是權宜。不執則為入道之緣。固執則為障道之損。圭峰云。儒資戒律。道助禪那。此其緣也。八難之中。世智辯聰。反成為難。此其損也。

今略舉而詰之。

就二宗詰難。下文有四。一難道生。道教所執。二難自然。道教所執。儒宗亦執。三難元氣。此儒道皆執。四難天命。儒者所執。

所言萬物。皆從大道而生者。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。吉凶禍福之基。

此按定外宗道生以立難也。

基本既其常存。則禍亂凶愚。不可除也。福慶賢善。不可益也。

道既是常。物亦應常。如世子孫還類父母。則禍亂應常。非人力可以翦除。福慶應常。非積善可能增益。故李思慎云。老謂生與死命也。悉是道之所為。聖與不肖性也。但是天之所與。天與不可逃。道為不可悍。知天道之不可逃悍者。則能安處長生。

何用老莊之教耶。

聖人見善有益。可以致福。故教令為善。見惡有損。可以致禍。故教令遠惡。既云吉凶禍福。於我無預。道使之然。不可增損。則孔老設教。勸善禁惡。何所圖耶。

又道育虎狼。胎桀紂。夭顏冉。禍夷齊。何名尊乎。

若云萬物皆是道之所為者。虎狼害人之獸。道畜之而使害也。桀紂虐民之君。道孕之而使虐也。顏冉之賢而不享年。道夭之也。夷齊之賢而致禍死。道禍之也。道經云。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使道之所為誠如是。何名尊乎。

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。非因緣者。

此又按定外宗自然以立難也。內教說一切萬法從因緣生。謂親能發起為因。疎能助起為緣。如草木等。從種子生。名曰親因。水土人時。名曰疎緣。人畜等。從業惑生。名曰親因。父母。二氣。名曰疎緣。彼儒道既執自然。則不推因緣。故莊子云。不知所以然。名曰自然。又云。鶴不浴而白。烏不黔而黑。言皆自然也。儒宗如司馬君實無為贊云。進退有道。得失有命。守道在己。功成則天。天復何為。莫非自然。

則一切無因緣處。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。草應生人。人生畜等。

既不待因緣。則石非草等因緣。應能生草。草生人。人生畜等。以皆非緣故。所言等者。等一切非緣之事。如火應生草木。木生魚鳥。凡是一切不應生處。皆能生也。正取人不待父母緣。忽自生人等。如西方無因外道。亦作此計。瑜伽第七云。何因緣故。彼諸外道。起如是見。立如是論。答謂見世間無有因緣。或時歛爾大風卒起。於一時間。寂然止息。或時忽爾暴河瀾漫。於一時間。頓即枯竭。或時鬱爾花木敷榮。於一時間。颯然衰頹。由如是故。起無因見。立無因論。清涼云與此方儒老所計頗同。又涅槃經中。衲衣梵志。求佛論議。佛問云。汝宗何故知非因緣。彼云。我見牛生便能[口*束]乳。龜生便能入水。知非因緣。佛言。若言[口*束]乳非因緣者。俱非因緣。何不[口*束]角。若言入水非因緣者。俱非因緣。何不入火。梵志辭屈。投佛出家。

又應生無前後。起無早晚。神仙不藉丹藥。太平不藉賢良。仁義不藉教習。

既云自然。不應緣習。然前後早晚約時。時乃疎緣中一事。如春蘭秋菊。社燕賓鴻等。各因其時。人須十月。方乃誕生非自然也。神仙已下。別約有情。神仙要須宿

稟寡欲之資。鍊藥服氣為緣。方能長生不老。天下太平。必藉忠臣良士。武以定亂。文以經世。君臣相濟。然後民安國泰。時和俗淳。人有才德之美。皆資訓誨之力。習與性成。未有不學而自成者。執自然者。不亦乖乎。

老莊周孔。何用立教為軌則乎。

既賢者自然而賢。不由教習。愚者自然而愚。教亦無益。聖人立教。便成無用矣。然老氏上士下士之說。孔聖上智下愚之論。在吾教中。蓋宿習力故。謂多生熏習純熟。今得為人。諸識聰利。聞道勤行。孔老於此。謂之生知上士。故白樂天生而識字。世呼為三生人。若宿世從異類中來。未曾熏習。或因秘悋不肯教人。今得人身。諸情暗鈍。倥侗顛蒙。困而不學。孔老於此。呼為下愚下士。其中人者。昔雖曾熏。然未純熟。故於今世。學之則成。不學則殆。由此觀之。雖愚鈍之資。苟能自勉于學。縱未偕於上達。亦自勝於不學者矣。況中人乎。聖人知學問有益。可以革愚成智。故垂典誥以為軌則。斯則因緣之理明矣。而曰自然。豈為通理。

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。

此按定外宗元氣以立難也。

則歛生之神。未曾習慮。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。

初生之子。八識雖具。創與境遇。未知染著。若漸長大。慣習力故。愛惡滋彰。所謂習與性成。非由元氣使之然也。歛。暴起也。言歛然而生也。

若言歛有。自然便能隨念愛。惡等者。則五德六藝。悉能隨念而解。何待因緣學習而成。

設云孩子初生。便能飡乳。不得則啼。豈待習慮。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。然則五德六藝。亦應自解。不待習慮。何不爾耶。然人生便知飲乳啼號者。無始以來。慣習力故。與心俱生。如前云牛不[口*束]角。龜不入火。皆因緣也。豈是元氣使之然也。五德者。仁義禮智信也。六藝者。禮樂射御書數也。

又若生是稟氣而歛有。死是氣散而歛無。則誰為鬼神乎。

儒者皆執氣聚為生。氣散為死。夫氣散則已斷滅。又誰為鬼神乎。孔子曰。敬鬼神而遠之。易曰。精氣為物。遊魂為變。故知鬼神之情狀。謂百駭四體。男女構精之所成。故曰精氣為物。彼云遊魂為變者。即如佛教所說心識。由無質礙。任運能往。故曰遊魂。意謂遊魂與精氣合而為人。精氣有滅。而遊魂不滅。故為鬼神。則鬼神之說。儒宗許有明矣。而氣散則誰為耶。

且世有鑑達前生。追憶往事。則知生前相續。非稟氣而歛有。

達生前。憶往事者。知宿命也。如羊[袖-由+古]之識金鑲。(晉羊祜。字叔子。幼年嘗牽乳母至李宅門外枯樹穴中。得金鑲一枚。謂乳母曰。此吾先世。為李家子戲所藏也。吾年七歲。墮井而死。事出本傳)崔咸之徵墨誌。(唐崔咸。父銳為澤潞。節度使李抱真從事。有客盧老者。每往來澤潞銳嘗善待之終謂銳曰。吾當與君家作子。以口傍墨誌為驗。及生咸。果如其言。出本傳)

房瑄剖松下之書。(唐房瑄。字次律。開元中。宰桐廬。嘗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。入一廢寺。坐古松下。和璞使人鑿地。得瓮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。笑謂瑄曰。頗憶此否。因帳然。悟前世之為永禪師也。出明皇雜錄。東坡詩云。殷勤古松下。為剖瓮中書)唐紹刺燈前之犬。(唐紹者。開元中為給事中。嘗與對門中郎李貌善。每厚待之。妻嘗諫曰。勿友非類。紹曰。非爾所知。後因驪山講武。紹攝禮部尚書。玄宗授桴擊鼓。時未三合。張說遽令紹奏畢。神武赫怒。拽兵部尚書郭元振坐于纛下。欲斬之。張說跪奏。元振有社稷之功。免死。乃斬紹。先一日。紹謂妻曰。吾前生為杜氏女。適[壩-雨+冂]陵王氏子。十七歲。嘗燈下運針昏睡。犬入房。觸油污衣。心怒。遂以剪刀刺犬。剪一股折。而犬猶活。復換一股。犬方斃吾十九而亡。犬者。今貌是也。明日行刑。必貌翌日果如所言。初一刀。頭未落。再換一刀。頭方落。出李吉甫記)圓觀峽中之舊約。(唐李澄之。字子原。與道人圓觀友善。相約自峽入蜀。路逢女子浣紗。觀謂原曰。此吾寄託之所也。蓋業緣不可逃。明年某日。君自蜀還。可相臨。以一笑為信。又云。吾已三生作比丘云云。已而觀果死。明年原如期至女子家。則兒生三日矣。原使抱臨明簷。兒果一笑。却後十三年。原至孤山下。聞叩牛角而歌者。曰。三生石上舊精魂。賞月吟風不要論。慚愧情人遠相訪。此身雖異性常存。東坡作傳)東坡陝右之夢遊。(蘇子由。謫南安。與雲菴及聰禪師交遊。一夕雲菴夢同子由聰公出城迓五祖戒禪師。明日以語子由。語未卒。聰公至。具言所夢。與雲菴同。山人方談笑間。忽東坡書至。曰。已抵奉新。旦夕可相見。三人大喜。共出城二十里。至建安寺而東坡亦至。因舉夢語坡。坡曰。軾年七八歲時。嘗夢身為僧。往來陝右。又先妣方孕時。夢一僧託宿。頽然。眇一目。雲菴驚曰。戒公陝右人。後失一目。暮年棄五祖來遊南安。終于大庾。逆數五十年。而坡時四十九矣。出冷齋夜話)盧女憶販羊之宿冤。(長安城南盧叔倫家女子。桑間逢僧乞食。問得食處。女曰。村東二里王家飯僧。遂往。果得齋。王氏問僧所從。僧以實告。既而王氏翁媪俱至女家。女閉戶不出。問女母曰。我家設齋。人無知者。女何知耶。女自房中出呼曰。某年月日。販羊胡父子何在。翁媪驚趨出。母問女曰。汝適何故。女曰。我前世為夏州販羊客。姓胡。宿其家。彼殺我父子。羊盡為所有。我後於其家作子。十五得病。二十而終。醫藥之資。已過所刮。猶每歲與我作齋。雖然。命債尚須償也。出逸史)西山決弑親之疑獄。(宋理宗初。真西山帥長沙日。市民程二者。有子年二十。謀弑厥父。密語其友。友恐事發相累。遂首于官。即呼其子問之。子不諱。及問其父。并鄰人。皆不知所以。問其子殺父之故。亦無可言者真察其事暗昧。乃齋沐叩神。一夕夢神報曰。但問其父二十年前曾作何事。即知之矣。翌日真私問其父曰此事我已知。汝但勿諱。汝二十年前曾作何事。父曰。二十年前。有瀉山行者。將錢一千緡。欲買度牒。中夜殺行者。瘞于廚下。以其錢營產業焉。真復私問其子。吾欲釋汝。欲以錢一千緡惠汝。從汝所之。汝若得錢。當何所作。子曰。誠如所言。當買度牒入瀉山出家。真知行者的怨。遂籍其父產業。計一千緡以付其子。將其父配五百里外。出江湖紀聞)若此之類。今古實多。以此驗知。捨身受身。自類相續。非稟氣也。

又驗鬼神靈知不斷。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歛無。

鬼神有知。證非斷滅。若謂死而氣散。則其神者為誰耶。

故祭祀求禱。典籍有文。

典籍有文者。如尚書金縢篇。謂武王有疾。周公作冊書。禱於太王王季文王。請以身代。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。翌日乃瘳。又如禮記。祭法。祭義。祭統。禮運。皆言祭禱之事。又月令云命有司合秩芻以養犧牲。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。以祭宗廟社稷之靈。為民祈福等。皆其文也。

況死而蘇者。說幽途事。或死後感動妻子。讐報恩怨。今古皆有耶。

說幽途事。多關釋典。恐彼儒者尚未信之。今引儒者一說以證。宋吏部侍郎葛立方。字常之。所撰韻語陽秋云。歐陽永叔。素不信釋氏之說。既登二府。一日被病亟。夢至一所。見十人冠冕環坐。一人云。參政安得至此。宜速反舍。公出門數步。復往問曰。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。曰。然。因問世人。飯僧造經。為亡追福。果有益乎。答曰。安得無益。既寤。病良已。又如崔子玉之掌冥府事。韓擒虎之為閻羅王。(出搜神記)虞太傅之為更生佛。席相公之為皮場神。(出洪內翰夷堅志)皆幽途事之證。(不能具引)言感動妻子讐報恩怨者。如左傳。宣公十五年。晉大夫魏顆。其父武子有愛妾。武子疾。謂顆曰。當嫁之。既疾篤。乃令殉葬。武子死。顆嫁之。親族難之。顆曰。吾從治命。後顆與秦將杜回戰於輔氏。見老人結草以禦杜回。躡而顛。獲之。夜夢老人曰。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。爾用先人治命。余是以報。又成公十年。晉景公疾。夢大厲披髮及地。搏膺而踊曰。殺余孫不義。(前二年。景公以無罪殺臣趙同趙括)余得請於帝矣。(此言帝者。或是嶽帝與冥王也。以事關幽途故)六月丙午。公薨。又江湖紀聞。載南宋衢州人鄭朝議。從子某。幼曠達能文。娶會稽陸氏女。亦姿媚明爽。伉儷情至。鄭生嘗。語陸氏曰。萬一不幸。汝勿再醮。汝若先喪。我亦如之。陸氏曰。要當齊眉。何不祥如是。相處十年。生二男一女。及鄭生疾且死。方釋服。陸氏盡攜其資適蘇州曾公曹。成婚方七日。曾生奉漕檄考試他郡。行信宿。陸氏晚步廳屏間。有急足呼於庭曰。鄭官人有書。命婢取之。視外題。但有示陸氏三字。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。視急足。已不見。啟緘讀之。其辭曰。十年結髮夫妻。一生祭祀之主。朝連暮以同歡。俸有餘而共聚。忽大幻而長往。慕何人而輕許。遺棄我之田疇。移資財而別戶。不恤我之有子。不念我之有父。義不足為人之婦。慈不足為人之母。吾以訴諸上蒼。行理對乎幽府。陸氏嘆恨。三日而亡。其書朝議男甸者得之。

外難曰。若人死為鬼。則古來之鬼。填塞巷路。合有見者。如何不爾。

此設難也。外宗間說人死為鬼。則謂人人死已。盡皆為鬼。不知有六道輪迴。轉受後身。故作此難。

答曰。人死六道。不必皆為鬼。鬼復為人等。豈古來積鬼常存耶。

此設答也。人死六道者。謂或有生天。或還為人。或作禽畜。或墮地獄。前言鬼者。但一趣耳。言鬼復為人者。謂鬼業盡已。或復為人。又或轉餘趣也。其轉餘趣者。如梁高僧傳。說後漢建和間。沙門安世高。舟行至[邱-丘+共]亭湖。泊舟。岸上有

湖神祠焉。神降曰。舟中沙門。吾神宿世道伴。為我請之。安至祠中。神泣訴曰。吾與師嘗為道友。以嗔心故。墮此趣中。幸相憫救。師請現本身。神曰。本身醜惡。恐相驚駭。安曰。無慮。忽有大蟒出於神後。引首向安。安撫之。以天竺語說法化導。蟒泣謝曰。幸聞教化。今脫苦矣。以絹千疋。黃白之資。付安。令作功德。安為建寺豫章。(夜話云。今洪州大安寺是)已而見後山有一大蟒。死於草澤中。自是廟不復靈。此亦鬼趣轉生之例也。今俗子無識。乃有妄謂佛菩薩同鬼神者。其謬迷甚矣吁。可悲哉。

且天地之氣。本無知也。人稟無知之氣。安得歛起而有知乎。

氣無分別。豈人稟之而有分別乎。若人因稟氣而有分別。則草木等亦應有分別。以所稟同故。且天地之氣。本無賢愚貴賤之異。豈人同稟之而有賢愚貴賤之異乎。而儒者皆執稟氣。謂稟淳和之氣。則為聖為賢。稟渾濁之氣。則為愚為不肖。不知天地之氣。本無差別。自吾人宿習之不同耳。其猶管籥之音。隨竅發異。故有清濁高下之殊。而吹者之氣。曷嘗異哉。若謂吹氣有異。則何藉竹管之殊竅乎。又李白桃紅。姚黃魏紫。無乃春風之各異乎。何不辨其物性。而責於氣也。

草木亦皆稟氣。何不知乎。

舉例難也。亦應云禽獸亦皆稟氣。何飛走之不同。蓋天地之氣。猶爐冶甑爨之謂。但能成物。非物所本。故爐冶雖能範金。不能變銅鐵為良鍔。甑爨雖能熟食。不能變糠粃為珍饈。天地之氣雖能成物。不能使草木為人。庸愚作聖。良以草木各有根。人畜各有本故也。

又言貧富貴賤。賢愚善惡。吉凶禍福。皆由天命者。

此又按定外宗天命以立難也。儒者多執天命。先儒解云。命猶令也。彼宗但以清氣上升至高無上曰天。

則天之賦命。奚有貧多富少。賤多貴少。乃至禍多福少。苟多少之分在天。天何不平乎。

天道至公至平。無偏無黨。何故而有貧富貴賤賢愚禍福多少之異。又復於中貧賤禍夭者多。富貴康壽者少。世途目擊。往往如是。天實爾者。則公平安在耶。

況有無行而貴。守行而賤。無德而富。有德而貧。逆吉義凶。仁夭暴壽。乃至有道者喪。無道者興。

無行而貴。如荀子所謂勢榮。守行而賤。如任昉自稱素業。無德而富。如何曾日食萬錢。有德而貧。如相如家徒四壁。逆吉義凶者。如姦邪得志。善良遇害之類。仁夭暴壽者。如盜跖永年。伯牛短折之類。有道無道云者如世善人。動輒坎坷。強梁貪暴。觸事利宜。自古迄今。此類常有。世俗每謂天不平。或云天不開眼。故鄧攸無子。人謂天道無知。斯之謂也。

既皆由天。天乃興不道而喪有道。何有福善。益謙之賞。禍淫害盈之罰焉。

儒宗執天命。不知自違其教也。書云。天道福善禍淫。伊訓云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洪範嚮用五福。威用六極。易謙卦云。天導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坤卦云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大抵皆謂天道昭然。禍福不忒。今見無道興而有道喪。則似易書之說無驗。且如善良遇害。則福善益謙之賞全乖。姦邪得志。則禍淫害盈之罰相反。按其文而考其實。全成齟齬。故云何有。良以不推業理。但執天命。故禍福有時而倒置也。

又既禍亂反逆。皆由天命。則聖人設教。責人不責天。罪物不罪命。是不當也。

世人見說古今治亂等事。莫不皆謂天數。若由天者。經書所說。只合責天。何但責人耶。如詩書所譏。春秋所貶。曾不譏貶天命。何耶。

然則詩刺亂政。書讚王道。禮稱安上。樂號移風。豈是奉上天之意。順造化之心乎。

既云福禍由天。不在人為。天乃自然之理。不容增損矣。則詩書禮樂。懲惡勸善。使人遠禍就福。以承天休者。不成空言耶。詩有國風雅頌。善則美。惡則刺。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異。皆明二帝三王治世化民之道。孝經云。安上治民。莫善於禮。移風易俗。莫善於樂。凡此詩書禮樂。皆所以規人心於善道者。是以人力而奪造化之權。豈是奉天意而順天心乎。蓋世儒不知感召之端。實由乎我。一向歸之天命。不但違佛教因緣之說。亦違自宗詩書禮樂之本意矣。

是知專此教者。未能原人。

結前儒道外宗未了義也。

二斥偏淺(習佛不了義教者)。

佛教自淺至深。略有五等。一人天教。二小乘教。三大乘法相教。四大乘破相教。(上四在此篇中)五一乘顯性教(在第三篇中)。

此五種教。圭峰約義分判。由所被機有五乘之異。故能被教有此五種。言五乘者。一人天乘。二聲聞乘。三緣覺乘。四菩薩乘。五佛乘。(此依華嚴二地。及圓覺彌勒章意。從所求法。以立乘名耳)今合聲聞緣覺而開菩薩。故立此五。若依法相宗說五種種性者。一聲聞乘性。二緣覺乘性。三菩薩乘性。四不定乘性。五者無性。就不定中復有四類。一聲聞菩薩性。二緣覺菩薩性。三聲聞緣覺性。四聲聞緣覺菩薩性。其無性者。謂總無前三乘種性。今人天教收彼無性。小乘教收彼聲聞緣覺二性。後三教收彼菩薩性。其不定性。中間三教攝之。若依賢首五教者。一小乘教。同此第二。二大乘始教。當此三四。三終教。四頓教。五圓教。當此第五。良以賢首後三。皆約一乘。故圭峰合之。賢首約同教別教。歷位無位開成三異。而彼始教雙收西域空相二宗。以俱未盡大乘法理。故合為初。(初即始也)圭峰依西域仍為二。或開或合。各有攸當。不可一準。萬松老師。于此論中。立九對十八重。總該賢首圭峯二種五教之義。一苦樂對。

(以三途對人天)二人天對。(以人對天)三定散對。(欲界為散。上二為定)四色空對。(以四禪望四空)五凡聖對。(前四皆凡。後三乘聖)六大小對。(聲聞緣覺小。始教去皆大)七始終對。(法相為始。法性為終)八頓漸對。(始終歷位。頓教不立)九偏圓對。(賢首前四皆偏。華嚴獨為圓教)是則於賢首小教中。曲開前五對。收此論義。可謂辭簡而理盡矣。

一佛為初心人。且說三世業報。善惡因果。

明人天教。於中先總名大意。初心人者。所被機也。對後三乘。故曰初心。一向方便。故云且說。三世業報者。謂過去造業。今世受報。今世造業。來世受報。故曰三世。業即能招之因。報即所招之果。然業與報。皆通善惡。故曰善惡因果。如下廣明。

謂造上品十惡。死墮地獄。中品餓鬼。下品畜生。

先敘惡因果。言十惡者。謂身三。殺盜淫。語四。妄言。兩舌。惡口。綺語。意三。貪瞋邪見。言上品者。泛說善惡皆有三品。三位明之。一約境。且如殺生。殺人為上。殺畜為中。蚊蚋為下。不殺反此。謂不殺人為下。不殺蚊蚋為上。二約心。不論善惡。但猛利心作為上。泛爾心作為下。庸庸為中。三約時。若善若惡。但三時無悔為上。二時無悔為中。一時為下。言地獄等者。梵云捺洛迦。此云苦器。即眾生受苦之器也。今言地獄。約義立名。有云地者。底也。獄者。局也。地下有獄。故名地獄。總有四類。謂八熱。八寒。近邊。孤獨。言八熱者。一曰等活。謂刀劍剗斬。成千萬段。以叉撥聚。唱言活活。彼即便活。活已復斬。斬已復活。故曰等活。以四王天壽五百年。(諸天壽量。下自有文)為一日一夜。如是積數。至五百歲。二曰眾合。眾山四合。碎罪人身。猶如微塵。以忉利天壽一千年為一日一夜。積此歲月。壽一千歲。三曰黑繩。如世解木。繩抨鋸解。以夜摩天二千年壽。為一日一夜。壽二千歲。四曰號叫。以兜率天壽四千年為一晝夜。壽四千歲。五大號叫。以化樂天八千年壽為一晝夜。壽八千歲。六曰炎熱。以他化天一萬六千年壽為一晝夜。壽一萬六千歲。七曰。極炎熱。壽半中劫。謂從人壽八萬四千歲時。百年減一歲。減至十歲。名半中劫。為此獄壽。八曰阿鼻。此云無間。有五義故。立無間名。一者。作業無間。約治罰說。二者。受報無間。約果報說。三者。受苦無間。約楚痛說。四者。壽命無間。無中天故。五者。身量無間。謂眾生自業。各各自見身滿獄。中間無空處。故曰無間。此獄壽命。一增減劫。言八寒者。一曰按部陀。此翻為疱。寒苦觸身。如瘡疱故。二曰疱裂。身凍裂故。(此二皆約苦相立名)三蠍螫沾。四虎虎几。五嚇嚇几。(此三約受苦身立名)六青蓮華。七紅蓮華。八大紅蓮華。(寒苦觸身。變如是色)然此八寒壽量。二說不同。依俱舍說。比前更長。如第一按部陀壽命不知其數。佛說如憍薩羅國斛。量胡麻滿二十斛。高盛不概。百年取一粒。取盡此二十斛胡麻。其壽猶未畢盡。且以此數略而計之。餘七地獄。倍倍增數。若準瑜伽說。八寒壽量較於八熱。次第減半。如按部陀減於等活之半。乃至大紅蓮華較阿鼻亦爾。依此。則是八寒輕於八熱也。三近邊獄者。八

熱四門。各有四獄。一曰燄煨。沸灰齊膝。下足焦爛。舉足如故。二曰屍糞。糞泥齊膝。中有毒蟲。下足食盡。舉足還復。三曰鋒刃。刀劍等刃。布為道路。履則割傷。四曰灰河。沸熱灰汁。或煮或煎。皮肉潰爛。四孤獨獄者。處所不定。或山間樹下。曠野城隍等處。依瑜伽說。近邊孤獨。壽命不定。隨業長短。言餓鬼者。謂長受飢餓。故曰餓鬼。輕重不同。凡有九類。一曰炬口鬼。謂於口中常出猛焰。二曰針咽鬼。頭腹如山。咽喉如針。三曰臭口鬼。口如臭屍。此三名無財鬼。皆不得食故。四曰大癭鬼。項中有癭。以手抉膿。還自食故。五曰針毛鬼。身毛如針。還自刺身。出血而食。六曰臭毛鬼。身毛臭穢。嫌故拔出。取血而食。此三名少財鬼。少得飲食故。七曰得棄鬼。常得祭祀所棄之食。八曰得失鬼。常得巷陌所遺食故。九曰勢力鬼。此有三種。一者夜叉。二者羅刹。三者毗舍闍。此三名多財。多得飲食故。此上諸鬼。以人間二十日為一日一夜。彼還以三十日為一月。十二月為一年。壽五百歲。上依俱舍。有云。鬼趣壽命不定。極長者七萬歲。言畜生者。畜者。養也。人所畜養。如牛馬犬豕之類。此名則局。或云傍生。傍行而生。通一切飛走之類。此名則寬。別而言之。羽毛鱗介。蠱蟻飛潛。其類繁廣。於中最福德者。如龍及金翅。皆通四生。然畜趣壽命。長短不定。極長者。壽一中劫。廣如別章。(此依圭峯行願鈔引)今言中品餓鬼。下品畜生者。圭峯依雜集等論。故作此配。若依華嚴二地。則以畜生為中。餓鬼為下。清涼引正法念處經會云。然此三途。各有邊正。正者為重。邊者為輕。正鬼望邊畜。則鬼重畜輕。(如今文是)正畜望邊鬼。則畜重鬼輕(如華嚴說)。

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(天竺世教。儀式雖殊。懲惡勸善無別。亦不離仁義等五。而有德行可脩例如此國斂手而舉。土蕃散手而垂。皆為禮也)。

後明善因果也。五戒。十善。四禪。八定。是善因。人天等。是善果。今先言人乘。類。謂比類。世。謂世俗。通西域此方。不但周孔說五常也。言五常者。謂。仁義禮智信。是人之所常行。造次顛沛。不容離故。注中別會兩方世教。以顯大同。亦潛通妨難。恐人疑云。佛出天竺。彼國世教。儀式或殊。那言類此五常。即應是佛教做倣孔老。作是附會。故為此通云云。又龍樹釋摩訶衍論。引道品經。(此方所無)立四法藏。一補特伽羅藏。(補特伽羅。此云數取趣。以數數造業。取餘趣生。即目人也)經云。佛子諦聽為汝解說。仁藏。義藏。禮藏。智藏。信藏。(此人天藏)并聲聞藏及菩薩藏。大覺法藏。所以者何。一切行者。漸次轉勝。次第之法故。

(天竺者。葱嶺已西。有五天竺。謂成劫之時。光音天人。下生於此。故受天名。梵云印土。或云身毒。訛略云竺。言世教者。謂國王治世之教也。西域有佛法處。依佛法治國。如金光明有王法正論品也。又輪王以十善化世。遵古佛遺教也。言儀式雖殊者。如正朔衣冠之類。隨方或殊。而懲惡勸善。與此方大同。德行雖多。舉其大綱。不出仁義等五者可見天下之理。至當歸一。故治世之法。若合符節。非周孔特為斯民而創式也亦非如來做倣此方而設教也)。

令持五戒(不殺是仁。不盜是義。不邪淫是禮。不妄語是信。不飲酒噉肉。神氣清潔。益於智也)。

若翻前十惡。合云十善。華嚴二地中說十善通五乘。謂下品人因。中品天因。上品三乘因。上上品佛因。而佛於律儀中。又制近事五戒。亦通五乘。故知五戒十善。大同小異。開合隨宜。其猶大乘六度十度耳。

(注以五戒會五常。以義同故。明教大師云。一日不殺。謂當愛生不暴一物。不止不食其肉也。孟子曰。殺一無罪。非仁也。故以不殺為仁。二不盜者。謂不義不取。不止攘他物也。孟子云。非其有而取之。非義也。三曰不淫。謂不亂非其匹偶也。而禮所以決嫌疑。別同異。明是非。故同不淫。四不妄語者。謂不以言欺人。而信者言無反覆。故同不妄。五不飲啖者。由飲啖故。心神濁亂。情慮癡狂。害於智也。故不餘啖。智思清潔也。然此五戒依律儀中。復有支時具闕之異。五戒能持。名為支具。或但能持四三二等。名為支闕。盡形壽持。名為時具。或但能持十年五年。下至一日。名為時闕。支時相望。應有四句具闕之義。由此有一分少分多分滿分優婆塞夷。於此五中不殺闕故。雖得人身。多病短命。不盜闕故。資財乏少。不淫闕故。無好眷屬。不妄闕故。言無人受。不飲闕故。諸情暗鈍。又此五中。前四是性戒。謂殺盜等。體性是罪。故曰性戒。飲酒一戒。是名遮戒。由飲食亂性。犯前四故。故佛制此以防前四。故曰遮戒)。

得免三途。生人道中。

五戒十善。皆依師受三歸。言下得此戒體。先受三歸。後受五戒十戒。由歸佛故。不墮地獄。歸法故。不墮餓鬼。歸僧故。不墮旁生。得免三途。蓋三歸之力也。未有不歸三寶而得戒者。以受五戒。必先三歸。故略不言。

脩上品十善。及施戒等。生六欲天。脩四禪八定。生色界無色界天(題中不標天鬼地獄者。界地不同。見聞不及。凡俗尚不知末。況肯窮本。故對俗教。且標原人。今敘佛經。理宜具列)。

上品十善有二意。一者。對前五戒。為下。故曰上品。二者。人中十善為下。故以天中為上品也。天中十善是總。施等為別。謂脩十善。與散心俱。兼行施等。生六欲天。與定心俱。生上二界。言十善者。殺盜淫妄。與五戒同。五不綺語。謂不飾非言。六不兩舌。謂語不背面。七不惡口。言必善順。八不貪愛。謂心常知足於有有具。不生染著。九不嗔恚。謂不以忿恨宿于心。十不邪見。謂心見正直。無誑無諂。此後六戒。諸教標列。或小異同。皆不相違。又有一經。中合語四為三。謂不誹謗。(通兩舌惡口也)不欺誑。(即綺語也)不妄語。(如名)加不飲酒食肉。為四。華嚴於語四中。妄言。兩舌。惡口。綺語。為次。此約重輕為先後也。嵩公輔教編。列意三為嫉恚癡。(故前釋貪。別依唯識)纓絡梵網。唯局大乘。故此不會。然其意三得為業道者。清涼大疏依瑜伽釋云。貪若未決。但名煩惱。決即名業。嗔癡亦然。故意三中要具五緣。方成業道。言五緣者。一事。(泛言他物。他所攝故)二體。(所食物體。即金銀財寶等)三差別。於中有三。一不求。(始欲名求。即他物想)二不願。(希得屬己。即是樂欲)三不貪。(終起奪想為

貪)於差別中。前二方便。後一究竟。并前事體。即是五緣。於此五中。若闕究竟。(即終起奪想)但名煩惱。善惡相反。成業例然。言及施戒者。謂持十善時。又廣行惠施。故感欲天。衣食自然。宮殿隨身。眷屬圍繞。如是果報。由布施故。天人壽長。由持戒故。然前云十善。此又云戒者。此或是近住戒。或出家戒等。如報恩經中說。有一日一夜持近住戒。或沙彌戒。比丘戒等。故別言之。而言等者。即等取忍進定。或餘善法。謂供養三寶。孝順父母。脩八福田等。但十善為正因。餘皆助因。而是有漏心脩。故不免輪迴。非如菩薩通無漏者。言生六欲天等者。泛言天者。俱舍云。光潔自在。神用得名。總為三界。別為二十八天。謂欲界六天。色界一十八天無色界四天。言欲界者。謂飲食。睡眠男女情愛。故名欲界。言六天者。一曰四王天。是帝釋臣佐。居須彌四傍。去地四萬二千由旬。(一由旬四十里)身長半由旬。衣重半兩。壽五百歲。以人間五十年為一晝夜。陰陽如人世。二忉利天。此云三十三。居須彌頂。其須彌山出水八萬四千由旬。前四王天居山之半。山頂之上。四周廣平。於其四方。各有八天。最中一天。帝釋所居。故總名三十三天。此天身長一由旬。衣重六銖。壽一千歲。以人間百年為一晝夜。以相抱為陰陽。三[火/(+-+又)]摩天。此云時分。以蓮花開合為晝夜。故曰時分。居前天之上一倍。身長二由旬。衣重三銖。壽二千歲。以人間二百年為一晝夜。以身相近為陰陽。四兜率天。此云知足。於所受樂。常知足故。居處倍前。身長四由旬。壽四千歲。以人間四百年為一晝夜。以執手為陰陽。五化樂天。為隨心意樂。自化樂具。還自受用故。居倍兜率。身長八由旬。衣重一銖。壽八千歲。以人間八百年為晝夜。以相熟視為陰陽。六他化自在天。謂他化樂具。自得受用故。居倍前天。身長十六由旬。衣重半銖。壽一萬六千歲。以人間一千六百年為晝夜。以暫瞬目為陰陽。自此以還。名曰欲界。言脩四禪八定者。梵語禪那。此云靜慮。法苑章云。靜者。性離羂塵沉浮等障。慮者。專心一志。籌度境門。然諸無色定有靜無慮。純定心故。欲界等持。有慮無靜。多散動故。唯色界中靜慮均平。故得此名。言四禪者。一有尋有伺靜慮。尋伺。亦名覺觀。對治欲界惡不善法故。然尋約麤相。伺約細相。二無尋無伺靜慮離前初禪覺觀之心。生歡喜故。三離喜靜慮。離前二禪喜心。憂喜雙忘。住於樂受故。四離喜樂靜慮離前三禪喜樂。苦樂雙忘故。言八定者。四禪之後。加無色四空定。謂一者空無邊處定。前色界中所有色想。今皆超越。住無邊空處故。二識無邊處定。前色與空。皆不離識。今皆超越。唯住無邊識故。三無所有處定。前有識可住。今識亦不可得。若心若境。皆無所有故。四非想非非想處定。前能離心識之想。今亦無故。此與四禪俱名定者。以四禪中有一分定義。故得定名。言生色無色界者。由脩四禪。得生色界。謂有五蘊色身。故名色界。其十八天者。謂初禪三天。一梵眾天。即梵王人民。二梵輔天。即梵王臣佐。三大梵天。即是梵王。然此三天。皆壽一劫。自此已上。身衣隨意。無復男女。但以禪定法喜為食。內有覺觀心故。外感火災所壞。二禪。少光。無量光。光音。三天。壽命二劫。內有喜故

。外感水災所壞。三禪。少淨。無量淨。徧淨。三天。壽名三劫。內有樂故。風災所壞。四禪。九天。無雲。福生。廣果。三天。壽四劫。無想天。五百劫。無煩天。千劫。無熱天。二千劫。善現天。三千劫。善見天。四千劫。色究竟天。五千劫。脩後四定。生無色界。言無色者謂無羸色蘊。但有四蘊心。及心所依定。而住。名無色界。其四天者。一空無邊處天。壽一萬劫。二識無邊處天。壽二萬劫。三無所有處天。壽四萬二千劫。四非想天。壽八萬四千劫。

(三途天人。類趣各別。欲色無色。依地有殊。注言見聞不及者。天堂地獄鬼趣。孔老不談。俗眼不見故也。天為本。人畜為末。世人但知人畜草木依天所生。不知人畜從自業招。妄謂天生。是不知末。況能知彼天等果為何物。縱若說者。不過但云清氣上昇。高明悠久。無聲無臭以為至極。更不信有佛教所說能盡天地之實者。故曰況肯窮本。豈復能知空生大覺。如海一漚者乎)。

故名人天教也(然業有三種。一惡。二善。三不動。報有三時。現報。生報。後報)。

(注辨業報差別也。業以造作為義。然體有假實。身語是假。思是實體。然思有三種。謂審慮。決定。動發。正取動發。方成業道。謂動身思。是身之實。發語思。是語之實。審決二思。但是方便。注一惡者。即前三品十惡是。二善者。即前五戒十善等是。三不動業者。即前四禪八定。對欲界散動。得不動名。言報亦有三時等者。報以酌因為義。現報者。現在作惡作善。現身受報。如服狼虎藥。立時見効此約極猛利心作業。故得現報。如琉璃王誅滅釋種。生陷阿鼻法照和尚專念彌陀。生歸極樂。更不歷中有身也。二生報者。今生作業。來生受報。如今歲種麥。來歲收刈。三後報者。今生作業隔生方受。如負二人債。強者先牽。善輕惡重。則先受惡報。惡輕善重。則先受善報。則以後受者。為後報矣。此約善惡間雜。復由輕重分先後耳。餘經論說。此三之外。復有不定報對時料揀。復有四句。謂一時定報不定。二報定時不定。三時報俱定。四時報俱不定等)。

據此教中。業為身本。

但知此身從業而招。更不推業從何來。良由根鈍。未能窮究。

今詰之曰。既由造業受五道身。未審誰人造業。誰人受報。

誰造誰受。總詰也。彼應答云。是我身心能造。故下別難也。

若此眼耳手足能造業者。初死之人。眼耳手足宛然。何不見聞造作。

此難身也。由彼不了身等是假。執為實能造。故招此難。

若言心作。何者是心。

此難心也。佛教說心。凡有四種。一肉團心。五藏中火也。二緣慮心。通八種識。俱能緣慮自分境故。三集起心。唯賴耶識。集諸種子。起現行故。四堅實心。即如來藏性是也。今人天機。不知後三。故招此難。此與世俗言心大同。

若言肉心。肉心有質。繫於身內。如何速入眼耳。辨外是非。是非不知。因何取捨。

言有質者。以肉團心。屬色法故。但是心等所依。無實作用。如何速入眼耳耶。然佛說第六意識。有二義用。一與五識俱行。如眼緣色時。意亦緣色。分別皂白。起

殊勝解。耳緣聲等。例亦如之。二不與五識俱。名獨頭意。如前五不緣境時。內自思等。今人天教。不知緣外境者。是意識作用。執以為心。故招此難。

且心與眼耳手足俱為質礙。豈得內外相通。運動應接。同造業緣。

顯肉團心無作用也。如其有用。肺等應然。則諸已死。應能緣慮。

若言。但是喜怒愛惡。發動身口。令造業者。喜怒等情。乍起乍滅。自無其體。將何為主。而作業耶。

迷心者。往往認情為心。遂謂心能喜怒愛惡。發動身口。故能造義。不知喜怒等。但是意識心所法也。豈可以心所為心王耶。且喜怒等情。乍起乍滅。對順情境。則喜則愛。對違情境。則怒則惡。境來則起。境去則滅。而心體常恒。本無起滅。若境去心無。心即斷滅。誰為主宰。而作業耶。

設言。不應如此別別推尋。都是我身心能造業者。此身已死。誰受苦樂之報。

前將身心分破。此將身心合破也。設彼救云。不應如此別別推尋。都是我身我心。總合能造。然則身死心滅。誰受報耶。彼若許心不滅。則無此難。

若言。死後更有身者。豈有今日身心造罪脩福。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。

設彼救云。前身雖死。仍有後身。前身造業。後身受報。復有何過。難云。若心不滅。自作自受。屬於一人。於理則可。汝今既執身心俱滅。則後身心非前身心。不應彼作而令此受。其猶前官枉法。後官被黜。安有此理。

據此。則脩福者屈甚。造業者幸甚。如何神理如此無道。

現身脩福。而由前身所造惡故。令現受苦。不亦冤乎。現身行惡。而以前身善故。得享其福。不亦倖乎。理神者。即業理也。業由心造。故得名神。神理至公。必不如此枉濫。但自彼宗不能深究。率情而論。故似枉也。

故知但習此教。雖信業緣不達身本。

結顯前宗未了也。既信業報。則勝前儒老唯執自然氣命等。但不知業由心造。心法剎那。自類相續故云不達身本也。前後論意。皆躡迹相破。如此人天宗之以業報破。業報即是儒道所迷。故但舉業報足破之矣。未達色心從緣等。是此教所迷。後即以小乘復為能破。

華嚴原人論卷上(終)

華嚴原人論合解卷下

唐圭峯蘭若沙門 宗密 論

元長安開元寺沙門 圓覺 解

明 寨雲居士 楊嘉祚 刪合

清 東甫居士 錢伊菴 真益居士 陳熙願 全校

清 六不居士 顧蓮善 重刊

二小乘教者。

乘以運載為義。謂依因緣教。悟生空理。修自利行。取灰斷果。運載眾生。出於三界。故名曰乘。不求大果。闕於利他。故名曰小。

說形骸之色。思慮之心。從無始來。因緣力故。念念生滅。相續無窮。如水涓涓。如燈焰焰。

初顯彼教宗因緣也。形骸之色。揀外四大。思慮之心。即意識也。此之色心。即緣生果也。欲明生滅之相。先出生滅之由。由於因緣力故。以內六識為所熏。三毒為能熏。起惑造業。為能招因緣。此之身心。既是有為之法。故有四相遷流。前前念滅。後後念生。後後續於前前。不斷絕故。如水涓涓。雖一流不斷。而前流非後流。如燈焦炷。雖一焰不息。而前焰非後焰。身心生滅之相。亦復如是。雖前後不同。不妨相續。無始至今也。言無始者。揀於外宗有初始故。又但知今世故。

身心假合。似一似常。

明相依以立身心也。假合者。互相資待。如束蘆故。謂身心為二。而不相離。故言似一。前後生滅而常相續。故曰似常。

凡愚不覺。執之為我。竇此我故。即起貪(貪名利以榮我)嗔(嗔違情境。恐侵害我)癡(非理計校)等三毒。

凡愚不覺。無明覆故。執為我者。俱生我執也。竇此我者。分別我執也。因執起惑。由我執故。生煩惱障。煩惱障品。雖復有多。三毒勝故。貪者。染著為性。嗔者。憎恚為性。癡者。迷暗為性。言毒者。從喻得名。如毒蛇毒藥。觸必傷人。服必喪命。此三亦爾。能害眾生法身慧命。故名曰毒。

三毒擊意。發動身口。造一切業。

此言因惑起業也。擊者。熏動義。即以三毒為能熏。意識為以熏。如風擊靜水。以成波浪也。發動身口造一切業者。即前十惡等業也。

業成難逃。故受五道苦樂等身。(別業所感)三界勝劣等處(共業所感)。

此言因業感報也。報有二。五道等身為正報。三界九地為依報。由造十惡。受三途等苦。由修戒善。受人天樂。三界勝劣者。如以欲界望色界則色界為勝。欲界為劣。以四王望忉利。則忉利為勝。四王為劣也(注云別業所感者。人人造受不同故。共業所感者

。多人同造同感故)。

於所受身。還執為我。還起貪等。造業受報。

此明三道不斷也。金剛疏序云。惑業襲習。報應綸輪。塵沙劫波。莫之邊絕。故經論呼人為數取趣。謂數數起惑造業受報故。中論染染者品云。經說貪欲嗔恚愚癡。是世間根本。乃至云三毒因緣。起於三業。三業因緣。起於三界。是故有一切法。證此可知。

身則生老病死。死而復生。界則成住壞空。空而復成。(從空劫初成世界者。頌曰空界大風起。傍廣數無量。厚十六洛義。金剛不能壞。此名持界風。光音金藏雲。布及三千界。雨如車軸下。風邊不聽流。深十一洛義。始作金剛界。次第金藏雲。注雨滿其內。先成梵王界。乃至夜摩天。風鼓清水成。須彌七金等。滓濁為山地。四洲及泥犁鹹海外輪圍。方名器界立。時經一增減乃至二禪福盡。下生人間。初食地餅林藤。後粳米不銷。大小便利。男女形別。分田立主。求臣佐。種種差別。經十九增減。兼前總二十增減。名為成劫。議曰。空界劫中。是道教指云虛無之道。然道體寂照靈通。不是虛無。老氏或迷之。或權設務絕人欲。故指空界為道。空界中大風。即彼混沌一氣故。故彼云道生一也。金藏云者。氣形之始。即太極也。雨下不流。陰氣凝也陰陽相合。方能生成矣。梵王界須彌者。彼之天也。滓濁者地。即一生二矣。二禪福盡下生。即人也。即二生三。三才備矣。地餅以下乃至種種。即三生萬物。此當三皇已前。穴居野處未有火化等。但以其時無文字記載。故後人傳聞不明。展轉錯謬。諸家著作。種種異說佛教又緣通明三千世界。不局大唐。故內外教文不全同也。住者。住劫。亦經二十增減。壞者。壞劫。亦二十增減前十九增減。壞有情。後一增減。壞器界。能壞是〔水〕水風三灾。空者。空劫。亦二十增減。中空無世界及諸有情也)。

此別顯果相也。五蘊初起曰生。蘊熟衰變曰老。四大增損為病。五蘊滅壞為死。身有四相。別業所感也。眾緣辦果曰成。暫有所依曰住。三灾變滅為壞。蕩然無物曰空。界有四相。共業所感也。生死相續成壞相仍。循還無窮。法爾如是(註中別明世界成住壞空之狀。先廣敘成劫引俱舍頌。云空界者。前界壞劫之後。第二十空劫也。又此空界。即空輪也。梵語洛義。此云億謂此風輪。厚十六億。阿毗曇論云。世界空二十劫後。將成之時。乃有毗嵐風鼓之。以為風輪。最居其下厚九億六萬由旬。廣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千由旬。雖數量小有不同。大抵皆同風輪居下也。風力大故。金剛不壞。金藏。雲名。雲色如金。注水無窮。故曰金藏。雲升至光音天。降雨如軸。積彼風輪之上。結為水輪。水輪最上堅凝為金。如乳停膜。是為金輪。俱舍云。水輪厚八洛義。又因本經云。水聚厚六十萬由旬。水上別有大風吹轉此水於上成金。如熟乳上生膏。是名金輪。厚三洛義二萬由旬。論中引頌十一洛義者通取水輪八洛義。及金輪三洛義。故成十一也。此意明金輪依水輪。水輪。依風輪。風輪依空輪。空輪最在下。金輪最在上。三輪既成。雨自空飛注金輪上。晝夜不息。猶如河瀉。無數。千年。水厚二億四萬由旬。廣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。周迴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。風吹此水。清者上升。自上至下。次第先成色界梵王天及欲界空居四天。次成須彌七金等山。而忉利天居。須彌之頂。四王天居須彌之半。七金者。一踰健

陀羅山。二伊沙馱羅山。三竭地洛迦山。四蘇達梨舍那山。五頽濕縛羯拏山。六毗那怛迦山。七尼民達羅山。七山皆金所成。故曰七金。須彌居中。七金繞之。此在清濁之間也。最滓濁稠泥之屬。結為后土諸山。及平地。乃有四洲。及泥犁鹹海。外輪圍。方名器界立也。四洲。一名東勝身。二名南瞻部。三名西牛賀。四名北俱盧。此四居須彌四畔鹹海之中。蓋汀渚之謂。故曰四洲。泥犁。即地獄名也。鹹海者。即四洲所依之海。其水味鹹。不同七金山間香海也。外輪圍者。即鐵圍山。又在鹹海外。皆同滓濁所成也以上總明器界成立之相。一大化佛所王一千界。同時成立也。時經一增減者。謂從人壽八萬四千歲時。百年減一歲。減至人十歲時。名曰減劫。復從十歲百年增一歲。增至八萬四千歲。名曰增劫。器界成立經爾許時。光音天人受天福盡。當墮人中。此時下生。身有光明。飛行自在。喜樂為食。意生化身。是時大海乍增乍減。開川原路。水所減處有地肥出。如細蜂蜜。香色美味。復生地皮。亦名地餅。地味盡已。復生林籐。人皆食之。因貪食故。遂失神通。光明亦減。世間黑暗。菩薩慈悲。現行日月星辰照曜。起世經云。寶意菩薩。作日天子。寶吉祥菩薩。作月天子寶光菩薩。作星宮天子。林籐滅已。復生秔稻。朝割暮生。由食米故。遂有便利。分男女形。愛欲滋彰。人文乃具。競割稻穀。畜積自供。強弱相凌。無能制者。集眾相議。立一智者。為土田主。眾共給之。主不能獨治。故求臣佐。及有種種差別。如宮室城郭舟車服用之類也。經十九增減。人理方全。總前二十增減。名為成劫。成已而住。住已而壞。壞已而空。亦各二十增減。總八十增減。為一大劫也。壞劫中前十九增減。壞有情。後一增減。壞器界。壞有情者。謂於一減劫末。人壽三十歲時。飢饉劫起。七年七月七日。由漫風起。吹其方所。令時節失度五穀不成。故致飢饉。人壽二十歲時。疾疫劫起。由惡鬼神。損害於人。七月七日而止。人壽十歲時。刀兵劫起。草木皆化刀仗。互相殺害。唯以刀仗而自莊嚴。七日七夜而止。當時世界。應無有情。壞器界者。初火灾起。壞及初禪。由七日輪起於空時。大地須彌皆發火焰。俱時洞然。以其熱故。吸下水輪。水如酥油。一切皆盡。七度火灾之後。有水灾起。壞及二禪。七度水灾之後。有風灾起壞及三禪。此後遂成空劫。或曰空劫。時既空。誰復知其劫數耶。曰。以他界住劫較之。可知矣。注議曰。下。論主評也。意云。佛教說空劫次第有天地萬物。而儒老亦以從虛無大道漸生天地人等。二。宗粗說似同究。實則異。蓋佛教說空劫。對成住壞。一向是空。非真空妙有之空也。道之為物。至妙虛通。不屬空有。若以空為道。非真道也。老氏指空劫。為虛無。指虛無為道體。非迷而何。又儒宗縱說三才肇興等事。不過但知四海九洲之內而已。不知有大千世界。佛教通明。三千界。如俱舍頌云。四大洲日月。須彌盧欲天。梵釋各一千。說名小千界。此小千千陪。說名一中千。此千倍大千。皆同一成壞。仁王等經論說。此閻浮提有十六大國。二千中國。十萬小國。而此方震旦不在十六之數也。然三千大千。尚約小教。方之華藏。不啻毫末之於太空耳。豈儒宗所及耶)。

劫劫生生。輪迴不絕。無始無終。如汲井輪(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時一度空劫。云虛無混沌一氣等名為元始不知空界已前。早經千千萬萬遍成住壞空。終而復始。故知佛法中。小乘淺淺之教。已超外典深深之說)。

(得四教相望。前前淺。後後深。此小乘教。乃淺中之淺也。若對人天。則亦次深。然不對彼以人天教未出三界故)。

都由不了此身。本不是我。

由不了非我。所以深著我見。起惑造業。生死輪迴。

不是我者。謂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為相。

此身云何本不是我。謂我無實體。本因色心和合成故。圓覺經云。眾生無始。妄認四大為自身相。六塵緣影。(妄緣六塵影像者)為自心相。眾生不了。妄計為我。離色心外。誰是我者。

今推尋分析。色有地水火風之四。心有受(能領納好惡之事)想(能取像者)行(能造作者。念念遷流)識(能了別者)之四。若皆是我。則成八我。

問曰。色心和合。即是我身。那言不是。答曰。妄情執著則似有之。觀智分析。則知本無。良以愚法聲聞。不了即色明空。要須假想慧數。析法。方知是空。故云推尋分析也。色有等者。色以質礙為相。然色通形顯。長短方圓等。謂之形色。青黃赤白等。謂之顯色。地水火風。名為四大。此之四法。周遍一切有為法中。故名曰大。圓覺經云。我今此身。四大和合。所謂髮毛。爪齒皮肉筋骨。髓腦。垢色。皆歸於地。唾涕。膿血。津液。涎沫。痰淚。精氣。大小便利。皆歸於水。暖氣歸火。動轉歸風。四分分之。色在何處。心有等者。前色蘊名色。此四蘊名心。蘊者。積聚為義。積聚多法。成一蘊故。受以領納為相。別有三受。謂苦樂捨。或復有五。更如憂喜。想以想像為相。攀緣前境。追憶往事等。行以遷流為相。然有與心相應。不相應。異。且相應者。小乘心所四十六法。(比大乘欠五法。如下文中具列。)中除受想二法。餘皆是也。不相應者。有十四種。謂一得。二非得。三眾同分。四無想異熟。五無想定。六滅盡定。七命根。八生。九住。十異。十一滅。十二名。十三句。十四文。識以了別為義。小乘唯一意識。若皆云云。總結。謂色有四大。心有四蘊。分析成八。若皆是我。豈非八我耶。

況地大中復有眾多。謂三百六十段骨。一一各別。皮毛筋肉肝心。脾腎。各不相是。

此析色無我。言地大以例餘三也。三百六十段骨。猶是麤說。若從麤至細析者謂四支五根。漸漸分析。一切析作四分。四分析作十六分。析至極微。名隣虛塵。皮毛下。論約相顯。易知。內外各舉其四。各不相是一句。總前多法。既不相是。誰是我者。又前水火風大。應準例析之。水大易知。火風二大。雖各是同。依根說異。如呼吸奔走欠伸之類。亦各用別。然泛明色蘊。有十一法。謂五根。(眼耳鼻舌身也)五境。(色聲香味觸也)及無表色。今但說身。故不言境等也。

諸心所等。亦各不同。見不是聞。喜不是怒。展轉乃至八萬塵勞。

此析心以明無我也。心王所有差別業用。故曰。心所。然小乘心所。都有四十六法。總成六位。謂一徧大地法有十。所謂一受。二想。三思。四觸。五欲。六慧。七念。八作意。九勝解。十三摩地。此十遍一切心。故名徧大地。二大善地法有十。謂

一信。二不放逸。三輕安。四捨。五慚。六愧。七無貪。八無嗔。九不害。十勤。此十唯屬善性。故名大善地。三大煩惱有六。謂一癡。二放逸。三懈怠。四不信。五昏沉。六掉舉。此六依五六七識而起。唯是惡法。通見修斷。故名大煩惱。四大不善有二。謂無慙。及無愧。此二無惡不造。故名大不善。五小煩惱有十。謂忿覆嫉慳惱害恨諂誑。此十但依第六識而起。唯修所斷。故名小煩惱。六不定法有八。一悔。二眠。三尋。四伺。五貪。六嗔。七慢。八疑。此八通於善不善無記。故名不定。此上法數行。相廣長。具如別釋。但今論意。欲顯此中。無實我故。若欲細辨。恐致亡羊。言見聞善怒者。見聞易知。喜怒即儒宗所謂七情。(喜怒憂懼愛惡欲)亦不離前心所法等。論中別舉令俗易知。言八萬塵勞者。即八萬四千煩惱。略舉大數云爾。謂依根本十惑。一貪。二嗔。三慢。四無明。五疑。六不正見。七身見。八邊見。九見取。十戒禁取。然一惑有力。復各成十。十惑成百。計分三品。上品重故。分上中下。即成三百。中下不分。但各成百。總為五百。於自五塵總起五百。於他五塵總起五百。各本一千。又於自他五塵一一別起五百。即成五千。依別迷四諦。苦集滅道各有五千。故成二萬。并本一千。為二萬一千。依貪嗔癡。及等分行。各二萬一千。故成八萬四千。取塗汙義故。擾動義故。名曰塵勞。廣如別釋。

既有此眾多之物。不知定取何者為我。

析色析心。既有眾多。定取何者為我乎。

若皆是我。我即百千。一身之中。多主紛亂。

此約即蘊以明無我也。

離此之外復無別法。

此約離蘊以明無我也。

翻覆推我。皆不可得。便悟此身但是眾緣。似和合相。元無我人。為誰貪嗔。為誰殺盜施戒。(知苦諦也)遂不滯心於三界有漏善惡。(斷集諦也)但修無我觀智。(道諦)以斷貪等。止息諸業。證得我空真如(滅諦)。

推我不得而悟者。實智斷證也。由前假觀析法以為方便。觀行成熟。實智發生。然小乘修行。不出四諦。謂知苦斷集。證滅修道也。前云實此我故。起貪嗔癡。今悟四大五蘊。多法聚集。似和合相。無實主宰名為我人。既知我人本空。何用貪嗔殺盜施戒乎。如設筵宴以待賓親。嚴器械以禦寇盜。無賓則杯盤安設。無盜則器械何施。(注云知苦諦者。苦以逼迫為義。諦以審實彰名。佛說苦。定是苦。故名曰實。如實知苦。即是審義苦諦之體。即五蘊身心。謂此身心。是眾苦所依故。言眾苦者。即三苦。四苦。五苦。八苦等。言三苦者。謂苦受苦苦。樂受壞苦。捨受行苦。言四苦者。謂生老病死。五苦者。前四苦上。加五陰盛苦。言八苦者。前五之上。加愛別離。怨憎會求不得。三為八苦也)遂不滯心三界等者。謂不造三界業。言有漏者。從喻得名。如世漏室。不堪居止。漏器。不堪舉用。然漏有四種。謂欲漏。有漏。無明漏。見漏。言有漏善惡者。謂依能造之心。同時王所與漏相

應。所修善等。皆有漏攝。揀無漏善。非集諦也。惡業可知。(注云斷集諦者集以增長生死為事。集諦之體。通業惑等)言但修無我觀者。即人無我。其實有無常。苦空不淨等觀。及八正道等。今但以無我為門。攝無常等。反前執我。故偏說之(注云。道諦者。道以除患為功。正取生空智為體。即前無我等觀。兼攝餘行。為助伴也)言以斷貪等者。文躡前起。即以前道諦智為能斷。貪等為所斷。三界。九地。分別。俱生。煩惱障品。皆在等言之中。言止息諸業者。因惑起業。惑既不生。業自停寢。此斷貪等。猶屬道諦相躡而起。證我空真如者。智有二用。一能斷惑。二能證理。我空真如者。即五蘊等中無實主宰性一分生空理也。即小乘三種無為。一擇滅無為二非擇滅無為三虛空無為(注中言滅諦者。滅以累盡為滅。即惑苦皆亡。大患永滅)。

乃至得阿羅漢果。灰身滅智。方斷諸苦。

乃至云者。中含諸位也。小乘斷證位次。不出道前七賢。道後四果。言七賢者。一伍停心觀。(謂初作五種觀想。止息妄心也)一多貪眾生。作不淨觀。(有五不淨。一種子不淨。二住處不淨。三自體不淨。四自相不淨。五究竟不淨也)二多瞋眾生。作慈悲觀。三多癡眾生。作緣生觀。四散亂眾生。作數息觀。五著我眾生。作界分別觀。二別相念觀。(別別觀察。身受心法)謂觀身不淨。(五種不淨。如前所說)觀受是苦。(苦受苦苦等。亦如前所說)觀心無常(念念生滅)觀法無我。(五蘊假合)四法次第。各別觀察。故曰別相。三總相念觀。(謂隨身等。即具苦空無常無我。四觀一時。故名總相念也)此上三位。名三資糧。四煖位。(如世鑽火。煖相初生。火之前相。聖道將起。行相亦然。故爾)謂創觀欲界四諦各有四相。共十六相。苦下四者。謂苦無常。空無我。集下四者。集因生緣。滅下四者。滅淨妙離。道下四者。道如行出。上二界四諦合觀。亦有十六。共三十二。此位之中。初起智觀。五頂位。(可動法中。此最為勝。如人首頂。最極尊故)亦觀於前二十二行。心漸成熟故。六忍位。(忍可諦理。故名曰忍)此忍分三。下忍位者。印可於前三十二行。中忍別作七周減緣。二十四周減行。如以無常觀欲界苦。乃至以行觀上界道。不用後出。名為一周。如是逆減。唯留無常。合有三十一周減行。以集等七行與諦境名同。故但云二十四周減行也。上忍唯一剎那。重觀欲苦。七世第一位。(有漏道中最第一故)亦一剎那。重觀欲苦一行。但智勝劣。與上忍異。(此上明道。前七賢也)言道後四果者。於中有四向四果。謂之八輩。初預流向。(言預入聖流故)修十六心。謂上下八諦。各有一忍一智。如緣欲界四諦。起苦法忍。苦法智。集滅道三例然。上界四諦。名苦類忍。(謂與欲界苦同類故)苦類智等。於中八忍。名無間道。八智名解脫道。前十五心。八無間七解脫。名預流向。第十六心。第八解脫。名預流果。此位有二行相。一正住果。未斷修惑。皆屬見道。二進修果。即屬修道。斷欲界修惑。六品。六無間。五解脫。名一來向。第六解脫。名一來果。(但有一度來欲界故)斷後三品。三無間二解脫。名不還向。第三解脫。名不還果。(更不復來欲界生故)斷上二界。七十二品(上二界有八地。每地九品。故有七十二品也)修惑。七十二無間七十一解脫。名阿羅漢向。(自此已前皆屬修道)第七十二

解脫。名阿羅漢果。證五分法身。名無學位。梵語阿羅漢。或阿羅訶。此云應。應有三義。一應已永害煩惱賊故。二應不受後有身故。三應受人天妙供養故。言灰身滅智者。肇公云。大患莫若於有身。故滅身以歸無。勞形莫先於有智。故絕智以淪虛。智以形患。形以智勞。輪轉修途。疲而不已。所以小乘得四果已。化火焚身。身智俱滅。入無為界。受寂滅樂。依三乘教。此處應列辟支佛一位。梵云辟支迦佛陀。此云獨覺。或云緣覺。獨覺者。出無佛世。觀因緣法。無師自悟。故名獨覺。若從佛所聞因緣法。作七十七智觀十二有支。名曰緣覺。斷三界惑分侵習氣以根利故。超阿羅漢。得第五果。化火焚身。入無為界。名辟支佛。論不明者。與前聲聞同觀生空理。同斷煩惱障。證灰斷果。故不別說。

處此宗中。以色心二法。及貪嗔癡為根身器界之本也。

此結小乘宗也。大鈔云。小乘計生死根本。雖有多義。略舉其三。一計色心。如正理論說經部師計現在色心等法為染淨因。意云。如大乘第八為所熏故。二者。三毒為因。義如大乘能熏故。阿含云。貪恚愚癡。是世間根本等。三者合取上二義。同大乘有能所熏。方流轉故。若爾焉異大乘。以彼但六識為所熏。非第八故。縱說賴耶。但有名字。能熏又非七識。故全不同。

過去未來。更無別法為本。

此以現在例餘二世。同以色心三毒為本。更無別法。

今詰之曰。夫經生累世為身本者。自體須無間斷。

此以大乘義破之。言自體須無間斷者。如大乘說第八識故。論云。恒轉如瀑流。又攝論云。無始時來界。一切法等依。既言無始時來。則知無間斷矣。

今五識闕緣不起。(根境等為緣)意識有時不行(悶絕。睡眠滅盡定。無想定。無想天)。

五識闕緣不起者。謂大乘說眼識九緣生。一空。二明。三根。四境。五作意。六分別。七染淨。八根本。九種子。耳識八緣生。前九中除明。鼻舌身三。各七緣生。謂前八中除空。(注中根即增上緣。境即所緣緣。略舉此二。等餘緣故。隨闕一緣。即不得起)言意識者。即獨頭意識(注中舉五位不行。悶絕睡眠二位。約下地說。無想二定。約上地說。謂無想定中。心想不生。此通外道所求之定。滅盡定者。前六七識一向不生故名滅盡。此定唯聖人得。二定次第。應先無想。言無想天者。即無想異熟。謂此天中。是第六識心心所等所不行處。此之五位。皆意識不行也)。

無色界天。無此四大。如何持得此身。世世不絕。

無色界四天。都無麤色。但有四蘊心心所故。得無色名。前五六識不起不行。即是無心。此即無色。彼計色心為本。今既皆無。將以何者持此身不絕乎。如大乘中。許有第八。持種之義則無此難。

是知專此教者。亦未原身。

此結小乘教未了義也。

三大乘法相教者。

具修二利。具證二空。運載至於菩提涅槃。究竟彼岸。揀異前小。故曰大乘。廣說諸法。名法相教。

說一切有情。無始已來。法爾有八種識。

先總標法相所宗也。言一切者。通五性也。言無始法爾者。揀異外道八萬劫等也。八種識者。一眼識。二耳識。三鼻識。四舌識。五身識。六意識。七末那識(末那。此云意恒審思量。勝餘識故)八阿賴耶識(阿賴〔那〕。此云藏。具能藏。所藏。我愛執藏。三義故)。

於中第八阿賴耶識。是其根本。頓變根。身。器界。種子。轉生七識。皆能變現自分所緣。都無實法。

次別明法相本末也。第八識阿賴耶。言是根本者。此識執持三性名言種子。與七能變。所變為所依故。從因至果。相續不斷故。別名曰心。梵語質多。集起為義。集諸種子。起現行故。緣種子根身器界三類為境。總有三位。一我愛執藏位。名義如前。二善惡業果位。梵云毗播迦。此云異熟。有三義故。得異熟名。一異時而熟。過去造業。今世受報。今世造業。來世受等。二變異而熟。果生因滅故。三異類而熟。因通善惡。果唯無記故。三相續執持位。梵語阿陀那。此翻執持。謂從凡位直至轉依。執持凡聖故。雖果中轉成圓鏡。亦但轉名不轉體故。具此多義。故能為本。言頓變根身等者。釋成為本之義。能變即自證分。所變即見相二分。故成唯識云。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。俱依自證起故。依斯二分。施設我法。彼二離此。無所依故。又云唯識無境界。以無塵妄見。如人目有翳。見毛月等事。言轉生七識者。成唯識引楞伽云。辟如巨海浪。斯由猛風起。洪波鼓溟壑。無有斷絕時。藏識海常住。境界風所動。種種諸識浪。騰躍而轉生。故知七識皆是賴耶轉變所成。言皆能變現自分所緣者。謂七識各有見相二分。各從自證起故。言都無實法者。遮離識外實我法也。

如何變耶。謂我法分別。熏習力故。諸識生時。變似我法。第六七識。無明覆故。緣此執為實我實法。如患(重病心昏見異色人物也)夢(夢想所見可知)者。患夢力故。心似種種外境相現。夢時執為實有外物。寤來方知唯夢所變。

外宗乍聞識變之義。未達其旨。故此具釋識變之相也。謂眾生無始六七二識。橫計我法。種種分別。熏在藏識。而成種子。藏識生七識之時。七識各有能變所變。彼所變境。似實我法。六七不了。執似為真。所以不了者。由無明覆故。辟如匠者。塑鬼廟門。他日經過。由迷醉故。悞為實鬼。而生驚怖。不知元是己所造作。凡夫愚迷。執實我法。不知元是自所熏習。自識變現。亦復如是。不言餘識者。前五第八。無此執故。緣此執為實我法者。謂六七識周遍計度。堅執為實。牢不可破。如患夢人能生妄見。所見根身器界。全是心變。離心無別根身器界。雖似外境相現。而實非外也。

。然夢時執實。寤始知非。以喻凡夫迷唯識而執實。諸聖了唯識而亡執也。

我身亦爾。唯識所變。迷故執有我及諸境。由此起惑造業。生死無窮(廣如前說)。

合前喻。夢時執有也。夢中執於夢境為實有。故於夢中或悲或喜。受苦受樂。種種異相。迷唯識人。執有諸境。起惑造業。亦復如是(注云廣如前說者。即指前人天小乘中。所說善惡因果等。大乘望之。皆識所變。前宗不了。謂為實有耳)。

悟解此理。方知我身。唯識所變。識為身本。(不了之義如後所破)。

合前喻。寤時知無也。唯識所變者。唯者。揀持義。揀離識外實有之法。持取識所變法。非全無也。又唯者。決定義。決定唯有能變識故。又唯者。顯勝義。非無心所等。但識勝故。舉王攝所。故但言識。識以了別為義。八皆了別故。廣如彼論。識為身本一句。結成所本也。

四大乘破。相教者。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。密顯後真性空寂之理(破相之談。不唯諸部般若。徧在大乘經。前之三教。依次先後。此教隨執即破。無定時節。故龍樹立二種般若。一共。二不共。共者。二乘同聞信解。破二乘法執故。不共者。唯菩薩解。密顯佛性故天竺戒賢智光二論師。各立三時教。指此空教。或云在唯識法相之前。或云在後。今意取後)。

此雙舉破大小乘法執。而下文但有破大乘法相之文。曾無小乘者以大乘既破。小豈復存。若別言者。與前不異。故不重說也。破執云者。佛於權教之中。就世俗諦。分別蘊處界等差別之法。欲顯從緣假有。漸漸誘物。令知世出世間。諸法本空。悟無生理。眾生不了。執為定實。故佛說空教。破彼諸法定相之執。名破相教。蓋但除其病。非除藥也。言密顯等者。揀非明說。故云密顯。真性空寂之理。即顯性教中所詮。是即妙有之真空。非但空也。二宗空義要須審知(註中約教約時以顯勝也。泛常多云。阿含四有。般若八空。今不但指般若名破相。餘經亦有。如華嚴云。法性本空寂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。不可得思量。法華云。諸法從本來。常自寂滅相。涅槃云。乳無酪性。石無金性。眾生佛性。猶如虛空。迦毗羅城空。大涅槃空等。金光明空品之類。但諸經中。有破情處。皆屬破相。良以此宗判教。不局部秩也。智論云。從得道夜。乃至涅槃。常說般若。故云無定時節。是知以空為第二時者。就一類說。非盡理也。龍樹立二種般若。共者為二乘。不共者為菩薩。然聲聞有二。一者愚法聲聞。一向不信大乘故。二者廣慧聲聞分達法空故。大品云。欲得聲聞乘。當學般若波羅密等。肇公云。三乘同觀性空而得道故。菩薩聞空。便知是即有之空。有遮表耳。故不着空見。不同二乘聞空。便厭有為。於嚴土利他。不生欣樂。但欲趣寂也。戒賢智光。約時立教有異。謂天竺那爛陀寺。同時有二大德。一名戒賢。二名智光。戒賢依深密等經。瑜伽等論。立三時教。以法相大乘為了義。謂佛初時說阿含等有教。第二時說般若等空教。第三時說深密等經。明唯識道理。不空不有。中道之教。智光依妙智等經。妙智。即大般若。或即文殊般若。中觀等論。亦立三時教。以無相大乘為真了義。謂佛初時說有。第二時說不空不有唯識之教。以根猶劣。未能全入平等真空。故第三時方就究竟而說緣生即空。平等一味真空之教。故云各立云云。言或云在唯識前者。戒賢義也。或云在後。智光義也。今約破相。意在顯性。故取智光)。

將欲破之。先詰之曰。所變之境既妄。能變之識豈真。

正破法相教也。前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。故說依他似有。以彼怖畏此真空。故猶存假名而接引之。今則實有之執既亡。假名一將何立。故破之耳。先總結彼宗意云。夢所見境。雖非實有。能見夢想。則不是無。故有力能變於境。今用無相宗心境俱空義詰之。意云。心境二法。相待以立。境既不有。心何獨存。

若言一有一無者。(此下却將彼喻破之)則夢想與所見物應異。

由彼前來舉於夢喻。成立境空心有義。彼謂夢境是無。夢想且有。今就彼喻以難之云。若如所立則心境成異。以一有一無故。

異則夢不是物。物不是夢。寤來夢滅。其物應在。

彼云。設如心境異者。有何過耶。故復難云異則心境相乖。何以故。以能夢非所夢故。既夢與物兩不相是。即應夢覺物亦在也。如莊周夢蝶。蝶若非夢。夢亦非蝶。莊周睡覺。蝶應尚在。以周與蝶二物異故。法中可知。此則反彼境空心有。成心空境有也。

又物若非夢。應是真物。

如莊周所夢之蝶。若非夢者。應是真蝶。若是真蝶。還成境有。乖唯識矣。問曰。此與前難何殊耶。答曰。前約有無。此約真假。前過尚輕。容假有故。此過尤重。真即實故。

夢若非物。以何為相。

如夢不是蝶。應離蝶外別有夢相。若別有者。其相若何。彼辭窮矣。

故知夢時。則夢想夢物。似能見所見之殊。據理則同一虛妄。都無所有。諸識亦爾。

圓覺鈔云。所言夢者。但是寤人睡時本有識心。由昧略故。忽然妄現能見之想。及所夢身所見境界等相。即呼此。相而為夢也。於此虛妄一夢之上。似有內心外境之異。內心。即倒想。外境。即夢所見身。及所經由之地等。理實而言。心外無境。境外無心。所見之境。既脫體全空。能見想心。豈獨是有。故曰。同一虛妄。都無所有。又夢所見境。分明似有。豈便有耶。若謂能執之想。寤來雖無。不妨未寤之時而是有者。所見之境。寤來雖無。不妨未寤亦應是有。若爾。即是心境俱有。何言唯識。是知眾生本有性淨真心。由不了故。遂有三細六麤等現。即呼此等云唯識也。於此妄識之上。似有內心外境之殊。其實境是識境。識是境識。佛於權教說唯識理者。良由未顯性淨真心。且含在第八識中。以接劣機。待其根熟。方顯心境俱空。至終教了義。方顯真心本覺也。

以皆假託眾緣。無自性故。

由此八識託眾緣生。謂親因緣。(識種子)是)增上緣。(所依根)是)所緣緣。(境界)等無間緣。(謂前念引後念)八識皆具此四緣。別而言之。眠識九緣生等。既託諸緣。即無實自

性也。

故中觀論云。未曾有一法。不從因緣生。是故一切法。無不是空者。又云。因緣所生法。我說即是空。起信論云。一切諸法。唯依妄念而有差別。若離心念。即無一切境界之相。經云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。離一切相。即名諸佛(如此等文徧大乘教)。

此引三文。以證破相之義。引中觀偈意。初謂法若實有。則不假因緣。既假因緣。即無自性。故是定也。次謂法既因緣生。故即法即空。不同二乘析法空也。起信論意。謂一切我法。皆依八種妄識所變。有種種相。離識之外。無別我法。此約生滅門中。就世俗諦則有。若就真如門。能變之心。尚不可得。況所變境。心境兩忘。離言絕相矣。經云下。金剛般若文也。因須菩提疑菩薩修離相行。云何感得三十二相等有相之果。故佛呵云。須菩提。汝以三十二相為真佛耶。凡所有相。從緣假有。如幻如化。皆是虛妄。若取相者。非見佛也。下文云。若見諸相非相。即見如來。意恐須菩提見呵有相為妄。却執無相為真雖離有邊。還落斷見。故佛意云。若知諸相從緣本空。即不離幻相。便見真佛。非離相外。別有佛也。今但用初二句。以相虛妄。顯破相義。其下二句。通顯性實教意。故不引之。離一切相二句。意謂凡夫所執一切五塵色相等。皆情計妄有。若離情計。相本寂然。清淨法身。於斯顯矣。皆破相義。

是知心境皆空。方是大乘實理。

此結成破相正義也。前法相中。一有一空。非盡理故。

若約此原身。身元是空。空即是本。

結成所本。

今復結此教曰。若心境皆無。知無者誰。

由此教中。但約遮詮。說一切皆空。未顯不空真實之性。故詰云。知無者誰。乃約顯性教義。以難破相教義也。肇公云。若無聖人。誰與道遊亦此意也。

又若都無實法。依何現諸虛妄。

實教中世出世法。皆依不空本覺心現。故起信云。二者因熏習鏡。謂如實不空。一切世間境界。悉於中現。不出不入。不失不壞。常住一心。以一切法。即真實性故。圓覺云。一切諸眾生。無始幻無明。皆從諸如來。圓覺心建立等。皆顯真心隨緣成事。不但空寂而已。

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。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。如無濕性不變之水。何有虛妄假相之波。若無淨相不變之鏡何有種種虛假之影。

引二喻。以明虛必依實也。

又前說夢想夢境。誠如所言。然此虛妄之夢。必因睡眠之人。今既心境皆空。未審依何妄現。

蓋心境俱空之義。若對法相境空心有。則深有理若望實教。則缺妙有義。睡眠之人。喻所依實性也。但知夢想與夢境皆空。而不言睡人。則未盡理。

故知此教。但破執情。亦未明顯真靈之性。

結言空宗未了義也。

故法鼓經云。一切空經。是有餘說。(有餘者義未了也)大品經云。空是大乘之初門。

引二文以證未了。佛意說空。但為破執。執為究竟。豈盡佛心。然空性二宗。若望法相。則顯大同。若空性相望。則亦成異。大抵空約密意遮詮。性約顯了直說。

上之四教。展轉相望。前淺後深。若且習之。自知未了。名之為淺。若執為了。即名為偏。故就習人云偏淺也。

四教相望。有淺有深。若望顯性。總名曰淺。淺深就教。偏圓約人。執則成偏。法非偏也。清涼大師云。圓機受教。無教不圓。偏機受教。圓亦偏矣。若但顯執性。不融前教。未免亦偏。良以根有漸頓之殊。故教有深淺之異。若也博究圓解。方可會其淵源。如其受一非餘。安得窮乎圓妙。

三直顯真源(習佛了義實教者)。

真源。即此教所明覺性。不妄曰真。有本曰源。對前四教。得名直顯。謂前四教中。亦有真性。但隨機屈曲。未直顯了。此教隨佛自意。究竟而說。非約隨機。方名直顯耳。

五一乘顯性教者。說一切有情。皆有本覺真心。

覺以了悟為義。謂真如一法。靈明鑑照。性出自古。故曰本覺。即對始覺得名也。異前妄識。故曰真心。言有情皆有者。揀木石無情等故。

無始以來常住清淨。昭昭不昧。了了常知。

無始常住。乃名為本。昭昭了了。乃名為覺。

亦名佛性。亦名如來藏。

性乃現因。佛約當果。謂此真心。是成佛之正因。故曰佛性。泛言性者。通情無情。今言佛性。則揀無情。蓋覺以照察為義。局有情故。如來藏者。離倒曰如。出纏名來。藏以隱攝彰名。謂眾生在纏之因。含攝出纏之果。雖有煩惱隱覆。而性常不變也。

從無始際。妄想翳之。不自覺知。但認凡質故。耽著結業。受生死苦。

眾生由迷本覺真心法爾。便執虛妄身心為我。由執我故。起惑造業。受生死苦。圓覺經云。一切眾生從無始來。種種顛倒猶如迷人。四方易處。妄認四大為自身相。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由此妄有輪轉生死。故名無明。

大覺愍之。說一切皆空。又開示靈覺真心清淨。全同諸佛。

說一切空者。破妄執也。開示靈覺者。顯真性也。全同諸佛者。聖凡平等。無增減故。涅槃經云。一切眾生。同有佛性。皆同一乘。同一解脫。一因一果。同一甘露。一切當得常樂我淨。清涼釋云。非但因同。果亦同也。

故華嚴經云。佛子。無一眾生。而不具有如來智慧。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

一論大意。此為宗極。所引華嚴。即出現品。清涼大疏。釋此一文。總有三意。一明生等有因。二明因有。果智。三明自他交徹。今初。無一眾生而不具。則知無性者。非眾生數。謂草木等已過五性之見。(即涅槃云除墻壁瓦石。餘皆有佛性。故無佛性。則非眾生。凡是有心。定當作佛。以一切人皆有心故。此是涅槃一性之宗。故云已過五性之見也)二者。眾生在纏之因。已具出纏果法。故云有如來智慧(明因有果智。揀勝初義但有佛性。所以有者。因果二性。無二體故。若因無果性。果是新生。便有始終。既有始終。非常住故)非但有性。後方當成。亦非理先智後(初句揀因果不同。謂前義意如。木有火性鑽方火生。乳有酪性。緣具成酪。今此中意。果尚本有。況於因性。況當有耶。次句揀理智兩別。若唯理為先有者。則第一義空。不名智慧。以理智異故。無漏智性。本自有之。不應理故。大智光明。非本有故。智後生者果無常故。能證所證。成二體故。)是知涅槃對昔方便。且說有性。後學尚謂談有藏無。(即大乘法師法華疏意。涅槃經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總談皆有。欲獎眾生。實而明之。亦有無者。藏在一切總有之中)況聞等有果智。誰當信者。(況聞等者。即舉今宗結成難信。勸物信耳)三。彼因中之果智。即他佛之果智。以圓教中。自他因果。無二體故。若不爾者。此說眾生有果。何名說佛智耶。斯則玄又玄矣。非華嚴宗。無有斯理(謂諸凡夫因中果智。即他諸佛已成果智。自身佛性。一身豎說他佛在凡。自他橫辨故更玄也)問曰。涅槃云佛性者。名為智慧。有智慧時。則無煩惱。今有佛智。那作眾生。答曰。妄想執著。故不證得。豈曰無耶。如壯士迷於額珠。豈謂膚中無寶。故圓覺鈔云。凡夫妄想。二乘執著也。

若離妄想。一切智。自然智。無礙智。即得現前。

謂若本無。離倒寧有。今既離倒則現。故知本來不無也。是以涅槃恐不行修。故云。言定有者。則為執著。恐不信有。故云。言定無者。則為妄語。乍可執著。不可妄語。自然智者。自覺聖智也。無礙智者。始本無二。絕二礙也(絕礙有二意。一者。眾生本有佛智是則始覺。不礙本覺。二者。斷障顯了。則無煩惱所知二礙)。

便舉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。塵況眾生。經況佛智。

經頌云。如有大經卷。量等三千界。在於一塵內。一切塵悉然。有一聰慧人。淨眼悉明見。破塵出經卷。普饒益眾生。佛智亦如是。遍在眾生心。妄想之所纏。不覺亦不知。諸佛大慈悲。令其除妄想。如是乃出現。饒益諸菩薩。大疏云。大經卷者。喻佛智無涯。性德圓滿也。等三千界者。喻智如理故。一塵喻眾生者。略有三義。一妄覆真故。二小含大故。三一具多故。一切塵者。喻無一眾生而不具有佛智故。

次後又云。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眾生。而作是言。奇我奇哉。此諸眾生。云何具有如來智慧。迷惑不見。我當教以聖道。令其永離妄想。自於身中得見如來。廣大智慧。與佛無異。

再談奇哉者。謂眾生煩惱垢染身中。而有圓明佛智。如貧女而懷輪王胎。弊衣而裹無價寶。可謂奇異。若后妃懷王。錦囊貯寶。則非異矣。但以妄想迷惑。久而不見

。故我須教離妄想。自見智慧。如破微塵。出大經卷也。

評曰。我等多劫。未遇真宗。不解反自原身。

真宗者。即華嚴一乘實教也。多劫未遇者。闕勝緣故。不解反自原身者。闕親因故。即內無始覺了因之智。大抵佛法假藉因緣既因緣。俱闕。何由得悟。

但執虛妄之相甘認凡下。或畜或人。

既迷真性。所以執妄。由執妄故。永處下流。故裴相國發菩提心文云。我有真身。圓滿空寂者是也。我有真心。廣大靈知者是也。捨而不認。而認此身妄念。隨死隨生。與禽獸雜類。比肩受苦。為大丈夫者。豈不羞哉。上辨昔迷。

今約至教原之。方覺本來是佛。

此顯今悟。遇至教為勝緣。解心內發為因。了妄即真。反迷成悟。其猶大富長者。諸相具足。忽因昏睡。夢作貧賤醜陋之身。乞丐受苦。無所不至。忽人呼覺。方知元是福德之身。從前夢境。全成虛妄。故屏山云。原人一論。即覺者之一呼也。

故須行依佛行。心契佛心。反本還原。斷除凡習。

此言依悟修證也。依佛行者。稱性悟入故。前言悟者。即屬解悟。此言悟者。通證解故。返本還源者。與體相應也。斷除凡習者。達妄本空。無斷而斷也。言凡習者。即二執二障也。然諸障品有三。謂種現習。於此三中。習氣最細。舉細況麤。且言習耳。然依此宗說斷證者。大疏云。照惑無本。即是智體。照體無自。即是證如。謂迷時說惑。悟時說智。惑體智體。無二體故。故知妄惑性空。全是智體。即此智體。從緣無性。無性之性。全是真如。又即寂之照曰智。即照之寂曰如。寂照雙融。如智一體。實教斷證。大意如是。又十地經云。非初非中後。非言辭所及。天親論釋上句云。是斷結相。此智盡漏。為初智斷。為中。為後耶。答云。非初智斷。亦非中後。偈云。非初非中後故。若爾。云何斷耶。論云。如燈焰。非唯初中後。前中後取故。謂唯取一時。則不能斷。三時總取。方說能斷。假三時斷。則無定斷性。謂初若能斷。不假中後後若能斷。不假初中。既假三時。故知無性。一一准徵。三皆不斷。是故經言。非初非中後。由三時無斷。方能斷結。是故輪云。前中後取故。論主總取三時。方顯三時無斷。經論言反。意乃相成。經則約性。論別約相。性相無礙。方能斷結。此通實教。若直就圓教說。一障一切障。一斷一切斷。良以一念迷處。法界皆迷。而稱性斷一惑時。一切皆斷。由一與一切。互為緣起故。一法稱性。遍一切故。不壞相故。不妨別斷。以別該同。皆是華嚴圓宗斷證。

損之又損。以至無為。

此由斷習起證也。損之者。即能斷也。又損者。遣能斷心也。良以了妄本空。假名曰斷。執有實斷。安能造玄。故併斷心亦遣之耳。則能所雙亡。方契無為矣。此言無為。即真如性也(然此二句語借道經。彼云。為學日益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。以至於無為。彼意謂為俗學者。務求多聞。日有所益。修道之士。絕學棄智。反其樸素。故曰無為。今但文同。

義則各異)。

自然應用恒沙。名之曰佛。

前心契佛心。即同佛體。今顯即體之用。塵塵出現。念念圓成。故應用恒沙。蓋迷時成恒沙塵勞。悟後成恒沙妙用。故清涼心要云。心心作佛。無一心而非佛心。處處證真。無一塵而非佛土。良以知一切法。即心自性。故得成就慧身。不由他悟。

當知迷悟。同一真心。

前文廣說迷悟之相。皆約於人。謂迷時號眾生。悟時名佛。而其所迷。即同所悟。一真心體。本無異也大鈔云。動靜迷悟。雖有二門。所迷真性。一源莫二。莫二之源。即一體也。大經云。心佛與眾生。是三無差別。故曰。同一真心。

大哉妙門。原人至此(然佛說前五教。或漸或頓。若有中下之機。則從淺至深。漸漸誘接先說初教。令離惡住善。次說二三。令離染住淨。後談四五。破相顯性。會權歸實。依實教修。乃至成佛。若上上根智。則從本至末。謂初便依第五。頓指一真心體心體既顯。自覺一切皆是虛妄。本來空寂。但以迷故。託真而起。須以悟心之智。斷惡修善。息妄歸真。妄盡真圓。是名法身佛)。

包括凡聖。徹究真源。故曰大哉。聖智悟入之所由。故曰妙門。過此以往。更無妙門(註意欲釋殘疑也。恐人疑云。前之五教。皆是佛說。此既玄妙。即應前四皆無用耶。釋曰機有勝劣。設教多方。若唯一門。逗機不足。又問既有五教。未知所被之機。皆要歷此五否。答曰。機有頓漸。或歷不歷。不應一準。下機者。先從人天。次入小乘。漸漸經歷。乃至第五顯性。中機者。不由人天。便從小乘。或從法相。乃至顯性。上根者。不歷前二。或從法相。或從破相。便入實教。中間更有不定之機。或從人天。不歷小乘。便入大乘。或從人天。直入顯性。或從小乘。直入顯性。良以眾生根性。有多差別耳。注中不言上根者。文影略故。故今補之。上上根者。即圓頓機也。從本至末者。即以顯性為本。漸次乃至人天為末。謂最初頓指一心。是顯性教。便悟本來空寂。即破相教。又悟託真而起。即法相教。然後斷惡修善。即通大小乘及人天戒善。但以悟真之智斷修。異於前漸不悟而修也。良以此宗先悟毗盧法界。後修普賢行海。雖人天戒善。亦靡有遺。是故不悟而修。如土作器。器器皆瓦。先悟而修。如金作器。器器皆金矣。息妄歸真者。應有問言既悟一真心體。了知法法全真何心更須息妄。答曰。楞嚴云。理則頓悟。事須漸除。良由無始習深。云何頓去。其猶。聖王登位。欲與萬國同休。苗頑不庭。必須用武。直得車書混一方能坐拱無為耳)。

四會通本末。(會前所斥。同歸真源。皆為正義)。

前儒道。人天。小乘。法相。破相。顯性。次第相望。前前為末。後後為本。若以顯性望前。前皆為末。顯性獨本。前以執末迷本。故須斥之。今以本該末。則前所說。皆是即本之末。無非了義。又以華嚴宗。具全收全揀二門。前約別教一乘。揀則全揀。今約圓教。收則全收。

真性雖為身本。生起蓋有因由。不可無端忽成身相。

問曰。前四教未顯真性。故非了義。今既直顯。已是盡理。何須更會前所說耶。
答曰。真性為本。固是盡理。然性起為相。必具眾緣則前八識惑業等。皆其緣也。不可下。反顯。如湛靜水。要藉風緣。方成波浪。不可無風便成浪也。

但緣前宗未了。所以節節斥之。

問曰。真性成身。既假八識等緣。則應前說識等為本。亦未違理。何以斥之。答曰。前宗所說。未明真性。但以識等便為身本。如執風緣便為波浪。豈盡理耶。

今將本末會通。乃至儒道亦是(初唯第五性教所說從後段已去。節級方同諸教。各如注說)

初總彰所本。即標性起以為宗極。後依本會末。即次第會前諸教。大抵全用起信論意。分判諸教淺深。如指諸掌。起信初說一心。即華嚴一法界心。故彼立義分云。摩訶衍者。總說有二種。一者法。二者義。所言法者。謂眾生心。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。次依一心開真生二門。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。一心真如門。二心生滅門。云云。三依生滅門。開覺不覺二義。文云。生滅門者。依如來藏故。有生滅心。乃至云此識有二種義。一者覺義。二者不覺義。四依不覺義生三細。文云。依不覺故。有三種相。與彼不覺。不相捨離。云何為三。一者業相。二者能見相。三者境界相。五依三細生六麤。文云。以有境界緣故。復生六種相。一者智相。(法執俱生)二者相續相。(法執分別)三者執取相(我執俱生)四者計名字相。(我執分別)五者起業相。六者業繫苦相。今顯性教。詮至一心。若依賢首。開頓教。即當真如門。今論不開。即以真如門。合在顯性教中。破相齊生滅門覺不覺義。法相齊三細。小乘齊後四麤。人天齊起業受報。(即業繫苦)儒道所說。尚不知受報中六趣差別。但於人趣中以義攝之。庶盡內外原人之義耳。

謂初唯一真靈性。不生不滅。不增不減。不變不易。

此即同起信心真如門也。

眾生無始迷睡。不自覺知。由隱覆故。名如來藏。依如來藏故。有生滅心相(自此方是第四教。亦同破此已前生滅諸相)。

此即同起信心生滅門也。如來藏屬顯性教。生滅心者。屬後破相教。相躡而起。注自此下。依本會末。分之為五。初會破相教。然破相教義通兩勢。若取空為大乘初門。即合入始教。若取破相顯性。即同終教。圭峰以終頓圓。合為顯性。為與法相躡迹相破。故開破相。而以賢首終教義當之。故此所明。全同終教。

所謂不生不滅真心。與生滅妄想和合。非一非異。名為阿賴耶識。此識有覺不覺二義(此下方是第三法相教中亦同此說)。

此會破相教也。龍樹論不生滅即真如。生滅即根本無明。謂眾生迷時。根本無明起用。名獨力業相。能熏真如。真如被熏。起隨染用。名獨力隨相。真妄和合。名俱合動相。即黎耶細相。故曰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等。良以單真不立。獨妄不成。故黎

耶中。通真及妄。方名真具分唯識也。非一非異者。即顯真妄不即離義。由真上隨緣。妄上體空。故真妄不異。由真上不變。妄上成事。故真妄不一。故勝鬘云不染而染。難可了知。染而不染難可了知。賢首用楞伽經意以如來藏為不生不滅。以七識為生滅。此二和合。成黎耶識。故黎耶具生滅。及不生滅。應知此中真妄和合。諸識緣起。總作四句。一唯不生滅。謂如來藏。如水濕性。二唯生滅。謂前七識。如波浪。三亦生滅亦不生滅。謂黎耶識。如海含動靜。四非生滅非不生滅。謂無明。如起浪風緣。言阿賴耶識者。即標真妄和合識心名也。亦云黎耶。亦云藏識。以諸眾生。取為我故。所以然者。良以真如不守自性。隨緣和合。似一似常。愚者不知。以似為實。執為內我。我見所攝。故名曰藏。由此二種我見。不起。位中。失賴耶名。又能藏自體在諸法中。亦藏諸法在自體內故。故論云。能藏所藏。我愛執藏。是此義也。此識有覺不覺二義者。由前不生滅真心。故有覺義。由前生滅妄識。故立不覺義。龍樹論云。覺義者。是真如氣。分故不覺義者。是無明氣分故(此下方是會法相教)。

依不覺故。最初動念。名為業相。又不覺此念本無故。轉成能見之識。及所見境界相現。又不覺此境但從自心妄現。執為定有。名為法執(此下方是第二小乘教中亦同所說)。

此會法相教也。覺義中有本始覺等義。自屬淨法上轉門中。非今所用。故略不明。但說不覺。言最初動念名為業相者。起信云。一者。業相。以依不覺故心動。說名為業。疏云。此雖動念。而極微細。緣起一相。能所不分。即當賴耶自證分也。如無相論云。問。此識何相。何境界。答。相及境界。不可分別。一體無異。當知此約賴耶業相義說也。言又不覺此念本無故。轉成能見之識者。起信云。二者。能見相。以依動故能見。疏云。能見相者。即自轉相。依前業識。轉成能見。如是轉相。雖有能緣。以境界微細故。猶未辨之。如攝論云。意識緣三世境。是即可知。此識所緣境。不可知。釋曰。既云所緣不可知。即約能緣。以明本識轉相義也。此當賴耶見分。言所見境界相現者。起信云。三者。境界相。以依能見故。境界妄現。疏云。境界相者。即是現相。依前轉相。能現境界。即賴耶相分。此上三細。屬賴耶識。言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。執為定有。名為法執者。即六麤中前二相也。起信云。以有境界緣故。復生六種相。云何為六。一者。智相。依前境界。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。疏云。於前現識所現相上。不了自心所現故。創起慧數。分別染淨。執有定相。即法執俱生也。二者。相續相。依於智故。生其苦樂。覺心起念。相應不斷。故疏云。謂依前分別愛境。起樂受覺。於不愛境。起苦受覺。數數起念。相續現前。又能起惑潤業。引持生死。故名相續。即法執分別(此下方是下會小乘教)。

執此等故。遂見自他之殊。便成我執。執我相故。貪愛順情諸境。欲以潤之。瞋嫌違情諸境。恐相損惱。愚癡之情輾轉增長(此下方是第一人天教中亦同所說)。

此會小乘教也。即六羸中執取計名二相也。躡前相續相起。起信云。三者。執取相。依於相續緣念境界。住持苦樂。心起著故。謂於前苦樂等。不了虛妄。深起取著。由取著故。遂見自他之殊。便成我執。此即我執俱生。也貪瞋癡。即當計名字相。躡前執取相起。起信云。四者。計名字相。依於妄執。分別假名言相故。由不了順逆等境。及與名言。皆虛假故。計為定實。遂於順情名相境上起貪。於違情名相上起嗔。不了二境。皆由癡故(會人天中標舉如注)。

故殺盜等。心神乘此惡業。生於地獄鬼畜等中。復有怖此苦者。或性善者。行施戒等。心神乘此善業。運於中陰。入母胎中(此下方是儒道二教亦同所說)。

依起信。即起業受報二相。由前三毒。發動身口。造善惡業。業成招果。惡中殺盜。善中施戒等。並屬起業。怖此苦者。謂遭苦發心。改惡修善故。或性善者。由慣熏習。成種性故。不因遭苦。自樂修善也。心神乘此運於中陰者。心神。即賴耶識。乘者。憑託義。運者。轉也。心為能乘。業為能運。業如舟車。心神憑此。轉入諸趣。言中陰者。亦名中有。謂死有之後。生有之前。中間所有五陰之身。名曰中陰。即以異熟五蘊為體。五趣之中。皆有中陰。除無色界但有四蘊。餘皆具有五根等。然其形量大小。各如本有之量。有云。人中有減半。如本有六尺。中有三尺。有云欲界中有。如五六歲小兒形量。色界中有。如本時形量。人天中有。其身潔白。三途中有。其身黑暗。有云。當生地獄趣者。所有形狀。即如地獄。乃至當生天趣中者。所有形狀。即如彼天。中有本有。一業引故。一切中有。以香為食。隨其福力。香有差殊。有福中有。歆饗清淨華果食等。輕妙香氣。以自存活。若無福者。歆饗糞穢臭爛食等。輕細香氣。以自存活。又彼所食。香氣極少。中有雖多。而得周濟。隨趣勝劣。勝得見劣。劣不見勝。唯同類者。得互相見。所住時量。三說不同。一世友尊者云。極住七日。二法救大德云。住時不定。以受生緣有遲速故。若生緣未會。中有恒在故。三設摩達多尊者云。極遲不過七七日。若天中有。頭上足下。人鬼畜三中有。橫行。地獄中有。頭下足上。有云。天中有亦有橫行者。當地受生故。有頭下者。上天生下天故。大抵從勝生劣。則頭下。從劣勝生。則頭上。當趣生者。則橫行。以此例推。五趣之中。皆應爾也。將往受生時。不見餘境。但見受生和合因緣。不揀遠近。剎那便至。勢力極速金剛鐵石。不能為礙。言入母胎中者。俱舍頌云。倒心趣欲境。濕化染香處。謂卵胎二生中有。由彼業力。遠見父母交會。起顛倒心。若男中有。於母起愛。於父起嗔。女者反此。由著樂故。而便迷悶。以迷悶故。中有羸重。而便受生。故云倒心趣欲境。言濕化染香處者。謂濕生中有。染香受生。若受生緣會時。不揀遠近。皆聞香氣。起染心已。彼便受生。隨業勝劣。香分好惡。故曰染香。若化生中有。染處受生。若受生緣會。不揀遠近。見受生處。而起愛染。彼便受生。隨業善惡。處有淨穢也。然今論中。正說人趣。故但言入母胎中也(注儒道二教亦同所說者。然儒道雖說稟氣。但溟滓而說。非如佛教本末詳悉。而佛教四大五蘊中。則具含稟氣之義。故今曲開以會之

屏山謂西方有中國之書。中國無西方之說。此之謂也。又彼溟滓所說之氣得佛教發明。方能委曲詳盡。屏山所謂粉澤孔孟。刻畫老莊。于斯可見)。

稟氣受質(會彼所說。以氣為本)氣則頓具四大。漸成諸根。心則頓具四蘊。漸成諸識。十月滿足。生來名人。即我等今者身心是也。

別會文三。初會稟氣。次會自然。後會天命。今初。言稟氣受質者。氣即父母赤白。中有攬之。以成形質。頓具四大者。謂所稟氣中。便有地水火風故。又瑜伽云。爾時父母貪愛俱極。最後各出一滴濃厚精血。和合住母胎中。猶如熟乳。中有賴耶。依之而住。此即名為羯羅藍位。言漸成諸根者。寶積經云。是諸眾生。託胎母腹。凡經三十八箇七日。有二十九種業風所吹。次第成就。第一七日。猶如酪漿。第二七日。狀如凝酥。第三七日。狀如藥杵。第四七日。狀如鞋襖。第五七日。分頭臂髀。第六七日。肘膝。相現。第七七日。手足掌現。第八七日。二十指現。第九七日。九孔方現。第十七日。聲音具足。第十一七日。九孔開通。第十二七日。生腸節孔。十三七日。生饑渴想。十四七日。生九萬筋。十五七日。生八萬脉。十六七日。通出入息。十七七日。食道漸寬。十八十九七日。六根具足。二十七。遍生骨節。二十一至二十三七日。生血肉皮。二十四二十五七日。長血肉皮。二十六七日。生髮毛爪。二十七七日。分善惡相。二十八七日。妄生八想。二十九三十七日。黑白隨業。三十一至三十六七日。身相具足。三十七七日。念欲出生。三十八七日。足滿十月。向母產門。倒卓而生。又云。從此已後。復經四日。方乃出生。凡經二百七十日。故云漸成諸根。心則頓具四蘊。漸成諸識者。以賴耶識是總報主。有王必有所故。而前五識。要依根境。方能發故。而處胎時。根境未具。故無前五。其六七識由無境故。亦無發用。出胎之後。諸識方具。故曰漸成。由此故說賴耶來為先鋒。去為殿後。通計在胎二百七十日。除小盡算。屬十月數。然約多分。故說十月。亦有五七八月。或一年生者。如羅云六年而誕。脇尊者六十年。老聃八十年。故知十月。多人如是。業風吹者。至三十七七日。其母腹中。若干風起。開兒目耳鼻口。或有風起。染其髮。毛又有風起。成體顏色。或赤白黑。有好有醜。皆由宿行。在此七日中。生風寒熱。大小便通。至三十八七日。在母腹中。隨其本行。自然風起。宿行善者。便有香風。可其身意。骨節端正。莫不愛敬。本行惡者。則起臭風。不可心意。吹其骨節。令癭斜曲。使不端正。人所不喜。

故知身心各有其本。二類和合。方成一人。

身以血氣為本。心以業惑為本。(且就枝末實通法性)身心二類。合乃成人。儒道稟氣。於斯會矣。

天修羅等。大同於此。

氣成諸根。心成諸識。不獨人道。天修羅等。亦與人同。故起世經云。復有一種。以身善行。口意善行。身壞命終。生於上天。彼天上識。初相續時。即共名色一時

俱生。有名色故。即生六入。彼於天中。若是天男。即於天子坐膝邊生。若是天女。即於其母髀股內生。初出之時。狀如人間二十歲兒。彼天即稱是我兒女。(云云)然此且約欲界。若上二界。但由定力引生。而無色界。但有四蘊。無四大麤色。應說上二界但以心為本。言修羅者。梵語阿修羅。古翻無酒。亦云不飲酒神。謂海水鹹苦釀酒不成。因茲不飲。新云阿素羅。此云非天。謂受福如天。無天實德。故曰非天。前人天中。而不別說阿修羅者。由此修羅。通四生故。四趣攝之。謂卵生修羅。鬼趣所攝。胎生修羅。人趣所攝。化生修羅。天趣所攝。濕生修羅。畜趣所攝。故不別開。又此等者。等諸仙也。楞嚴經云。復有從人。不依正覺。修三摩地。別修妄念。存想固形。遊於山林。人不及處。有十種仙。所謂堅固服餌。而不休息。食道圓成。名地行仙。堅固草木。而不休息。藥道圓成。名飛行仙。堅固金石。而不休息。化道圓成。名遊行仙。堅固動止。而不休息。氣精圓成。名空行仙。堅固津液。而不休息。潤德圓成。名天行仙。堅固精色。而不休息。吸粹圓成。名通行仙。堅固呪禁。而不休息。術法圓成。名道行仙。堅固思念。而不休息。思憶圓成。名照行仙。堅固交邁。而不休息。感應圓成。名精行仙。堅固變化。而不休息。覺悟圓成。名絕行仙。此等皆於人中鍊心。不修正覺。斯亦輪迴。妄想流轉。報盡還來。散入諸趣。諸教之中。不別說者。合人中故。既屬人中。與前人同。

然雖因引業。受得此身。復由滿業故。貴賤貧富。壽夭病健。盛衰苦樂。謂前生敬慢為因。今感貴賤之果乃至仁壽殺夭。施富慳貧。種種別報。不可具述。

此舉因驗果也。前云由持五戒。今得人身。外人難云。既由善業。感得人身。人身既同。則應貴則同貴。賤則同賤。何故不同。故今答云。引業招總報。滿業招別報。總報同者。引業同故。別報異者。滿業不同故。言引業者。唯識云。勝業名引。(功用殊勝名曰勝業)引餘業生故。報亦名引。(即總報果)引餘果故。言滿業者。謂能成滿總報果事故。因果皆有滿義。如人修五戒時。或敬或慢。或施或慳等。由此二業引滿不純。故於果中總別報異。總別善惡。應作四句分別。一者。總善別不善。謂人中貧病等。二別善總不善。如畜有肥好莊嚴等。三總別俱善。如人中壽富等。四總別俱不善。如畜中盲跛等。故俱舍云。一業引一生。多業能圓滿。是也。

是以此身或有無惡自禍。無善自福。不仁而壽。不殺而夭等者。皆是前生滿業已定。故今世不因所作。自然而然。外學者不知前世。但據目覩。唯執自然(會彼所說自然為本)。

此舉果以驗因也。蓋前生滿業已定。故感現報。而現世所作。不能排遣於定業。夫因果之說。孔老亦嘗言之矣。老子云。天道好還。孔子云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曾子云。出乎爾反乎爾。孟子云。敬人者人恒敬之。愛人者人恒愛之。皆因果也。而但言一世。不說過去未來。故求其實。或時不驗(如顏子短命之類也)唯佛具宿住智通。及過現未來業報智故。視無量劫本生本事。猶如目擊。故高談因果。以警悟世人。使

雖居暗室。尚知畏懼。縱能欺人於現世。將知不免於當來。此其助世教於冥冥之中者。功不淺矣。彼闡提之輩。尚謂吾佛以因果之說誑惑愚俗者。斯亦不仁之甚哉。外學不知下。結會迷執。

復有前生少時修善。老而造惡。或少惡老善。故今世少小富貴而樂。老大貧賤而苦。或少貧苦。老富貴等。故外學。唯執否泰由於時運(會彼所說皆由天命)。

前會道宗自然。此會儒宗天命也。世俗謂達與不達是命。遇與不遇是時。如術數推占。豫知休咎。云某年當有災。某年當有喜。故曰陰陽注定。禍福莫逃。而不知是宿業所致。如前所說時定報不定等四句所明。燦如列眉。或能追悔曩愆。尚可迴轉。故世有積功累德。能延年却禍者。此由不定業。可轉重令輕。轉輕令不受也。孰謂否泰由天命。而不可損益乎。故外學下。結會異執。

然所稟之氣。展轉推本。即混一之元氣也。所起之心。展轉窮源。即真一之靈心也。

此舉內以收外也。先推氣本。次推心本。氣即四大諸根。心即四蘊諸識。推氣本者。謂此血氣之身。本乎父母陰陽之氣所成。父復從祖。祖從會祖。迤邐推至最初天地未分。則自混元一氣也。此順世俗。且作是說。以收前稟氣之義。下當會之。令同內教。推心本者。外教所無也。周易但云。遊魂為變。而不備明游魂之相。復何為本。今展轉窮源。謂此心本從前世善惡業招。業又從惑。惑從執起。執由三細。三細由不覺。不覺由迷真。所迷之真。即靈心也。非佛教了義。安能臻此。

究實言之。心外的無別法。元氣亦從心之所變。

此又會氣歸心也。前約身心別分。似各有本。此以身心相望。則身又從心所變。心外無法。則知元氣亦自心生。然外教乍聞此說。定生驚駭。然此尚約妄識。猶能如是。況真心乎。大經云。心如工畫師。能畫諸世間。五蘊悉從生。無法而不造。

屬前轉識所現之境。是阿賴耶相分所攝。從初一念業相。分為心境之二。

所現之境。即九相中第三相也。由根本無明薰真如。真妄和合。成俱合動相。即賴耶證自證分。從此漸成枝末無明。最初心動。名為業相。即自證分。依此業相轉成能見。故名轉相。即是見分。依能見心。境界妄現。名為現識。即屬相分。前云元氣。即此相分現相攝也。

心既從細至麤。展轉妄計。乃至造業。境亦從微至著。展轉變起。乃至天地(即彼始自太易。五重運轉。乃至太極。太極生兩儀。彼說自然大道。如此說真性。其實但是一念能變見分。彼云元氣。如此一念初動。其實但是境界之相)。

此辨心境始末也。上文從末逆推至本。此文從本順推至末。以結成身相也。賴耶見分。從細至麤。賴耶相分。從微至著(注約耶約能變見分。收外宗自然。約賴耶所變相分收外宗元氣。蓋由前會通外教。似同而實異。恐成相濫。故須揀別)。

業既成熟。即從父母稟受二氣。與業識和合。成就人身。

此言合內外以成身也。以業為內。業屬心故。以氣為外。氣成身故。識如弄獅子人。父母二氣。如獅子皮。氣與業識和合。如人在皮中。成就人身。如獅子跳躍。似有作用。故人出則獅子不能運動。識去則形骸之身死矣。又攝論云。譬如幻化人。復作幻化人。如初幻化人。是則名為業。幻化人所作。是名為業果。此論六句初二句舉喻。後四句法合。且喻意者。如昔壺公之謂。壺公善幻術。於塵肆間臥。有一婦人。自壺中出。婦又懸壺。行立良久。見壺公困臥不覺。於自壺中化出肴酒。及一男子。與共歡飲。少時壺公將覺。婦以肴酒及幻男子內自壺中。既而婦人亦入壺公之壺中。所謂幻化人復作幻化人也。法合中。初幻化人。如彼婦人。喻能感業。幻人所作。如彼男子。喻業所成身。應以壺公喻賴耶也。故知此身。外暨天地萬物。皆幻中幻也。故屏山云。儒者道家。夢中說夢。未知是夢。斯之謂也。業所成識。名業識也。

據此。則心識所變之境。乃成二分。一分與心識和合。成人。一分不與心識和合。即是天地山河國邑。

此重辨心境也。前文從初唯一真靈性下。次第派本成末。至前十月滿足生來名為人。則內教原人之義備矣。又以宿業差別。會儒道所說自然天命。至於業熟稟氣。成就人身。已盡內外之說。無所遺矣。今此一段。則就內教心能變境。(前云元氣亦從心之所變)境有內外。故成情器之異。然後知會萬化而唯心者。唯佛教有之矣。外學不知。妄謂以小緣大者。自其坐井而謂天小耳。烏足與語道哉。言所變之境成二分者。謂諸識生時。雖有多緣。要略唯二。一者。根身。識所依故。二者器界。識所緣故。所依之中。有總有別。總謂一身。別即五根。謂眼耳鼻舌身。諸識依此。方能發故。能依所依不相捨離。故云與識和合成人。所緣之中。總名曰境。別則有六。謂色聲香味觸法。論中為對外教執天地生萬物。故特言之。而前六境。並在天地之中。故舉天地以總收之。然天地等。皆色法攝。廣如百法等說。

三才中。唯人靈者。由與心神合也。

外教云。天生萬物。唯人最靈。彼宗則以人及萬物。皆稟天地之氣。故曰天生萬物。而於所稟之中。得天地之正氣者為人。故以人為最靈。今內教說。則不如是。謂此血肉之身。由與心神合故。蓋由心識。宿世熏習所成。故能思慮等。雖禽畜等。亦有心神。而無明深厚。諸識味劣。故異於人。非于氣也。所稟之氣。但成血肉之身。此血肉身。但心神之屋宅耳。如傀儡之屈伸語笑。豈木偶之能然哉。

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。正是此也。

此引教證成心識所變二分之義也。有執受者為內。無執受者為外。世俗執稟氣者。見人死氣消。便謂氣散為死。殊不知四大之中。風火二大。性輕舉故。死則先散。地水後之。正意以賴耶去體。非于氣也。

哀哉寡學。異執紛然。寄語道流。欲成佛者。必須洞明麤細本末。方能棄末歸本。返照心源。

由前寡聞。異執。不達身本。故深勸學道之流。原求成佛。不達其本。徒事勤勞。麤細即九相等惑。本末即真妄等法。但不隨妄念。即是棄末。了性圓明。即是歸本。譬如有人。迷失家鄉。淹留外郡。忽逢親友示以家山。便當捨他國之艱辛。返故鄉而快樂矣。返照心源者。謂以了因之始覺。還照正因之本覺。知真本有。達妄元空。大經云。不能了自心。云何知正道。彼由顛倒慧。增長一切惡。是知若不先了本心。設使多劫勤修。非真修故。如磨磚作鏡之說也。

麤盡細除。靈性顯現。無法不達。名法報身。自然應現無窮。名化身佛。

此舉果以顯益也。麤盡細除。即如磨境。靈性顯現。如彼鏡明。無法不達。類觸處以光輝。應現無窮。若隨形而示影。言名法報身。及化身佛者。然三身之義。諸教皆談。今就大乘。略明梗槩。一依法相宗。一法身者。以出纏真如為體。但是凝然不變之性。在纏名如來藏。出纏與無為功德為所依故。名曰法身。二報身者。酌因名報。謂諸菩薩藏識。具有四智菩提種子。在因中時。障覆不現。由聖道力。斷彼二障。令從種起。直至等覺位後。解脫道中。轉賴耶識成圓鏡智。於色究竟天坐花王座。十方諸佛流光灌頂。根塵相好。徹周法界。受用法樂。不對機宜。名自報身。即以真無漏五蘊為體。復由依定起用。應十地機。令他受法樂。名他報身。二報開合。隨時說異。三化身者。變現為義。依前報身後得智中。起大悲心。依大悲心。現三類化身。一者千丈大化身。應地前類。說大乘法。二丈六小化身。應二乘機。及諸凡夫。說三乘法。三隨類化身。謂猿中現猿。鹿中現鹿等。此他報身。及三類化。皆以化無漏五蘊為體。二依法性中所說三身。依體相用三大而立。起信云。一者體大。謂一切法。真如平等。不增減故。釋曰。性體當相。即法身也。二者相大。謂如來藏。具足無量性功德故。釋曰。依不空藏。性德本具。修行出障。與此相應。名真報也。三者用大。能生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。釋曰。謂佛隨染業。幻自然大用。應地前類。及諸凡夫。令始成世善。名化身。(名世間善)若他報身。隨登地機。說大乘法。令終成出世善也。(地上證真。名出世善)今論言法報身者。謂以性德合於性體。理智不二。法報一源也。故金光明經云。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。斯亦二身義也。若華嚴宗說。遮那佛具兩種十身。一約融三世開為十身。一眾生身。二國土身。三業報身。四聲聞身。五緣覺身。六菩薩身。七如來身。八智身。九法身。十虛空身。二就佛身上自具十身。一菩提身。二願身。三化身。四力持身。五相好莊嚴身。六威勢身。七意生身。八福德身。九法身。十智身。此二種十身。若與三身相攝者。如前十身中法身。虛空身。即三身中法身。如來身。智身。即報身。攝餘六通法化。謂法身體故。應物示現國土等故。二約內。十身中者。法身全同。菩提願。化。力持。意生。五身。即同化身。相好威勢福德三身。通報化。智通三身。局唯法報。今論所明。通法性宗。及圓教也。以本統

末。亦攝諸宗矣。

華嚴原人論合解卷下(終)